

《藏文大藏經》概述：其歷史、 系譜及研究資源彙整*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候選人 谷有量

摘要

《藏文大藏經》，亦即甘珠爾與丹珠爾的研究，在西方學術界已經相當成熟，但在亞洲，尤其是華語學術界，尚屬起步階段。《藏文大藏經》本身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不僅可以做版本比對和翻譯，也可以做漢藏對照的研究。西方學者自 1980 年代開始以 Helmut Eimer 為首，以及 Paul Harrison、Peter Skilling 和 Helmut Tauscher 等人，領導著甘珠爾與丹珠爾的研究。在亞洲則有日本以羽田野伯猷、原田覺

* 2024/10/22 收稿，2025/3/6 通過審稿。

作者案：本文於 2023 學年的寒假與暑假撰寫。2024 上半年在青海民族大學做交換生時，承蒙彭毛才旦老師的指正。5 月在佛光大學研究生佛學論文發表會中發表，承蒙劉國威老師指導。9 月在第 35 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中發表，獲得李勝海老師和鄧偉仁老師的指教，並榮獲優良論文佳作獎。在此也要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修正建議，使本文得以更臻完善。期望本文能為藏學研究和藏傳佛教研究者提供助益，並促進《藏文大藏經》獲得更多關注與研究。

和白館戒雲對甘珠爾歷史與已故學者辛鳴靜志對其系譜作研究，在中國有周潤年、扎呷、布楚和尖仁色做概述性研究，及在臺灣有林純瑜與蘇南望傑等學者投入研究。即便中國有豐富的藏學人才以及國際級的藏學研究中心，也做了《中華大藏經》的藏文校勘版，但對於《藏文大藏經》的研究仍不及外國學者，這或許值得相關單位重視。

本論文將針對《藏文大藏經》的四個面向做研究：一）甘珠爾的歷史和組成，二）甘珠爾版本的系譜研究，三）丹珠爾歷史與系譜研究及，四）《藏文大藏經》的研究現況與資源彙整。

《藏文大藏經》藏書豐富，不僅可以補充漢文大藏經不足之處，其本身也涵蓋了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的經典與密續而受到矚目。除此之外，無論是版本學、翻譯、或是研究藏傳佛教思想，都必須深入研究《藏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的甘珠爾分為四種主要系統，丹珠爾則分為二種系統。雖然目前在國際間《藏文大藏經》研究已趨於成熟，但華語學術界的研究仍然有限，而本文期能補充此方面之不足。

關鍵字：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系譜、藏學

目次

- 一、前言
- 二、文獻探討
- 三、西藏大藏經的翻譯與成型
- 四、甘珠爾的系譜簡述
- 五、丹珠爾的歷史與系譜研究
- 六、《藏文大藏經》的研究現況與資源彙整
- 七、結論

一、前言

《藏文大藏經》是藏傳佛教經典的統稱，為相對於漢文大藏經而創造出的名詞，一般在藏地與學術界稱呼其為「甘珠爾」與「丹珠爾」。甘珠爾（bka' gyur，亦稱「正藏」）意思為「佛語翻譯」，主要收錄佛說經典的藏文翻譯，也就是三藏中的「經」與「律」。丹珠爾（bstan gyur，也稱「副藏」）代表「教法翻譯」，主要收錄印度祖師根據佛典所寫論書的藏文翻譯，也就是三藏中的「論典」。¹這些經典主要翻譯自梵文，也有從中文翻譯²，極少數譯自中亞文字³，更有密續據說是佛陀在烏仗那（Uḍḍiyāna，今巴基斯坦的斯瓦特

¹ 周潤年，〈藏文《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價值〉，《蒙藏季刊》19，4，2010年，頁80-81。

² 根據王堯，《王堯藏學文集 5—藏漢文化雙向交流·藏傳佛教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頁265-270，共計有32部經典是由漢譯藏。關於《藏文大藏經》與敦煌藏經中翻譯自中文的部分，請參閱 Jonathan A. Silk, “Chinese Sūtras in Tibetan Translation,”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8*, Seishi Karashima and Noriyuki Kūdo (ed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2019, pp. 227-246，和 Channa Li, “A Survey of Tibetan Sūtra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s Recorded in Early Tibetan Catalogues,”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60, 2021, pp. 174-219.

³ 中亞語言包括蒙文和維吾爾文。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in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East and Inner Asian Buddhism*,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4, p. 383.

縣)所揭示。⁴目前約有三十餘版甘珠爾⁵，而丹珠爾僅有五版。⁶為區別各地的甘珠爾與丹珠爾，學術論文中習慣冠上其

⁴ 有些後期的經典可能是在西藏撰述，但卻聲稱在烏仗那所著，藉此來提升其真實性。Helmut Tauscher, “Kanjur,”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Leiden: Brill, 2015, p. 103.

⁵ Markus Viehbeck 在 2019 年的演講中提到目前已知有五十至六十版甘珠爾，但並非每個版本皆完整或現存。Markus Viehbeck, *Off the Mainstream: Tracing a Network of Sūtra Collections across the Himalayas* | SOAS Youtube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nxZIYrnJQ&t=637s>, 2024/1/29。司徒曲吉嘉措 (si tu chos kyi rgya mtsho, 1880-1925) 在其 1918 至 1920 年所撰的西藏聖地導覽中，提到 221 個地方，其中 74 個有經典收藏 (canonical collections)，有些能追溯至十四世紀。整體而言，他提到 169 部甘珠爾和超過 35 部丹珠爾：其中有 55 部寫本甘珠爾，超過 30 部是用金或銀汁寫在深藍色的紙 (有防蟲效果)，而 41 部是刻本甘珠爾。Helmut Tauscher, “Tibetan Manuscript Kanjurs,” in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Early Printed Books Vol II*, Matthew T. Kapstein (e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7-8.

⁶ 這是由於甘珠爾是佛說部，相較佛教聖賢所著的丹珠爾論疏部更殊勝，抄寫或印刷更有功德，而且丹珠爾的經論遠多於甘珠爾，也導致甘珠爾的版本遠多於丹珠爾。Peter Skilling, “A Brief Guide to the Golden Tanjur,”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79, 2, 1991, p. 138. 判定版本可從二層面著手：文本對勘分析 (text-critical analysis) 與結構分析 (structural analysis)。文本對勘分析從同一經文不同版本中找出其文字間的差異，並藉此判定不同版本間的關係，此為分析其內部特徵。結構分析則從文本的相對順序中找到不同版本間的關係，而此為分析其外部特徵。Bruno

編輯地、刊行地、發現地或收藏地。雖然同為甘珠爾與丹珠爾，但各地所收藏的編排和收錄經典的數量、種類與內容皆有所不同。⁷《藏文大藏經》也延續公元一世紀的印度佛教，融合聲聞乘（俗稱小乘，mainstream）、菩薩乘（俗稱大乘，mahāyāna）及金剛乘（俗稱密乘，vajrayāna）的經典傳承至今。⁸金剛乘的經典是以密續（tantras）的形式傳承，主要是透過秘密不傳的佛教修行來追求解脫。⁹

《藏文大藏經》的研究始於 1980 年代¹⁰，以德國的 Helmut Eimer、美國的 Paul Harrison 跟 Peter Skilling 以及奧地

Lainé,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Western Tibet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anonical Collections," *JlATS* 5, 2009, p. 9.

⁷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 2。

⁸ 甘珠爾共分為三部分：律部（'dul ba, vinaya）、經部（mdo, sūtra）、續部（rgyud, tantra）。律部代表聲聞乘，經部代表菩薩乘，而續部則代表金剛乘。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José I.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eds),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96, p. 79.

⁹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2.

¹⁰ 嚴格來說，甘珠爾與丹珠爾的研究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1784-1842 年）和 Philippe Édouard Foucaux（1811-1894 年），但直到 1950 年代才出現足夠多的版本來進行文本對勘。十九世紀前半時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研究《新納塘甘珠爾》，Philippe Édouard Foucaux 研究《普曜經》（*rgya cher rol pa*，Lalitavistara Sūtra），而 1950 年代時 Johannes Nobel 研究《金光明經》（*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a*，the Golden Light Sutra），Frank-Richard Hamm 則研究說一切根本有部律《出家根本》（*rab tu 'byung ba'i*

gzhi) 。 Helmut Eimer, “Kanjur and Tanjur Studie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Tasks,” in *The Many Canons of Tibetan Buddhism,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Helmut Eimer and David Germano (eds), Leiden: Brill, 2002, pp. 1-2.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曾在 1836-1839 年間研究過甘珠爾的律部 (‘dul ba)、般若經 (sher phyin)、華嚴經 (phal chen)、大寶積經 (dkon brtsegs)、經藏 (mdo sde)、涅槃經 (myang ‘das) 和密續 (rgyud sde)，以及丹珠爾 (bstan ‘gyur)，而這些文章收錄於：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Tibetan Studies: Being a Reprint of the Articles contributed to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and Asiatic researches Collected works of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4。他也曾編纂藏英辭典，並將《翻譯名義大集》(Māhavyutpatti) 翻譯成英文，請參閱：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4，和 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 *Sanskrit-Tibetan-English Vocabulary: Being an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hāvvyutpatt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84。接著，Léon Feer 將 Csoma de Kőrös 的研究翻譯成法文，發表於：Léon Feer, “Analyse du Kandjour, recueil des livres sacrés du Tibet,” in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II*, Lyon: Imprimerie Pitrat ainé, 1881, pp. 131-577。除了譯著外，他也進行研究，將部分甘珠爾翻譯成法文，成為第一個翻譯甘珠爾的學者，發表於：Léon Feer, “Fragments extraits du Kandjour,” in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 Lyon: Imprimerie Pitrat ainé, 1883。Peter Skilling, “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 (Transcript),” in *Buddhist Literary Heritage Projec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lex Trisoglio (ed), Seattle: Khyentse Foundation, 2009, p. 24。早期概述性甘珠爾的研究還有 Kenneth K. S. Ch’en, “The Tibetan Tripitak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 2, 1946, pp. 53-62。和 Giuseppe Tucci, “Tibetan Notes.

利的 Helmut Tauscher 為主要的研究學者。在亞洲，日本主要有羽田野伯猷、原田覺、白館戒雲和已故學者辛嶋靜志，中國的周潤年、扎呷、布楚和尖仁色，以及台灣的林純瑜與蘇南望傑。Paul Harrison 歸納出三種方法來辨識出各種不同版本間的關聯及確認其系譜。第一種方法是調查西藏史書、傳記及各傳本的目錄，以獲得各傳本形成相關的資訊。第二種方法是詳細調查各傳本的排列順序，以及各經典的經名。第三種方式是採用傳統的文本校勘，來比較並記錄各別傳本之間的差異。¹¹這三種研究方法成為研究《藏文大藏經》的基礎。

由於學術界已經對《藏文大藏經》有相當程度的研究，因此本論文僅針對下述四個問題做探討：一）甘珠爾的歷史和組成，二）甘珠爾版本的系譜研究，三）丹珠爾歷史與系譜研究，及四）《藏文大藏經》的研究現況與資源彙整。西

1. The Tibetan Tripitak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 3/4, 1949, pp. 477-496. 後文頁 477-481 是針對前文做補充，其後半部分則與甘珠爾不相關。早期民國學者包括呂澂和關德棟，他們都針對西藏的文獻做研究，其中當然也涉獵《藏文大藏經》。呂澂的研究，請參閱：呂澂，〈西藏佛學之文獻〉，《西藏佛學原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年，頁 34-56。關德棟的研究發表於 1950 年，後來收錄於：關德棟，〈西藏的典籍〉，《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77—西藏佛教教義論集—西藏佛教專集之三》，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頁 199-226。

¹¹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80. 文本校勘的理論，可參閱：Paul Maas, *Textual Criticism*, Barbara Flower (tr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和 Martin L. West,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Technique: Applicable to Greek and Latin Texts*,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1973.

藏的語言和文化與佛法息息相關，而《藏文大藏經》是藏傳佛教的主要依據，因此有必要探討其翻譯歷史與組成的因緣。由於目前有多達三十種以上甘珠爾版本及五種丹珠爾版本，因此亟需針對其歷史與傳本的系譜做更透徹的研究。

《藏文大藏經》在台灣的研究不多，也願本文能填補此研究的空白。

二、文獻探討

《藏文大藏經》的研究自 1980 年代開始，在西方與日本均已有學者研究，其中 Helmut Eimer 可稱為《藏文大藏經》研究的領頭羊，他早於 1983 年便開始研究藏文律儀的《出家根本》（*rab tu 'byung ba'i gzhi*），同年日本學者¹²原田覺也發表〈チベット大藏經〉的概述性研究，而 Paul Harrison 也於 1992 年發表關於《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Druma-kinnara-rāja-paripṛcchā-sūtra*）的研究。然而，關於甘珠爾的歷史，是以 Eimer 的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1988 年）、Harrison 的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1996 年）、羽田野伯猷的〈チベット大藏經縁起 1——ナ

¹² 日本學者其實很早便開始研究甘珠爾，但礙於資料不多，起初尚不成氣候。請參閱：矢崎正見，〈チベット大藏經開版の経緯について〉，《立正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研究紀要》15，1971 年，頁 57-64，和橋本凝胤，〈簡介西藏大藏經〉，《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77—西藏佛教教義論集—西藏佛教專集之三》，1979 年，頁 167-172。

ルタン大学門寺の先駆的事業をめぐって〉（1966）¹³和白館戒雲的〈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大藏經（カンギユル・テンギユル）開版の歴史概観——ナルタンを思い起こすメロディー〉（2008年）為主。甘珠爾與丹珠爾概述性研究有 Tauscher 的 *Kanjur*（2015年）、Stanley 的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2014年）、扎呬的《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年）和布楚與尖仁色的《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年）。¹⁴甘珠爾系譜研究則有 Skilling 的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1997年）與辛嶋靜志的〈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年）。十八世紀是刻本甘珠爾盛行的時代，其中最具有研究價值的是其目錄，而 Nourse 在其博士論文 *Canons in Context: A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14年）中針對《卓尼甘珠爾》、《卓尼丹珠爾》和《德格甘珠爾》、《德格丹珠爾》的目錄（*dkar chag*）有詳盡的敘述，而同時代的刻本《藏文大藏經》還有北京和納塘版。最後，要提到

¹³ 羽田野伯猷除了對舊納塘甘珠爾有研究，也針對《德格甘珠爾》（1971）和《永樂甘珠爾》（1974）寫了二篇論文，後來皆收錄在：羽田野伯猷，《チベット・インド学集成 第二卷 チベット篇Ⅱ》，京都：法藏館，1987。此書針對《藏文大藏經》有很詳盡的分析與研究。

¹⁴ 除了刻本與寫本甘珠爾外，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33-141及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年，頁103-111皆記載石刻《藏文大藏經》。

Matthew Kapstein 所編著的二冊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Early Printed Books* (2024 年)，其中第二冊中由 Tauscher 所寫的第十章 *Tibetan Manuscript Kanjurs* 很詳盡的分析寫本甘珠爾的歷史和版本，並將甘珠爾的發展分為前弘期、後弘期和完整版甘珠爾的三個階段。這篇是甘珠爾研究的最新發表，不僅詳細的介紹各版的甘珠爾，並且圖文並茂的附上許多彩色的案例。第十九章由 Kapstein 親自寫的 *The Tibetan Book in China* 主要談及在中國所印刷的書籍，其中包括自明朝在漢地所印的甘珠爾版本。筆者認為這二冊是研究藏文文獻的必讀書籍。¹⁵

除了甘珠爾與丹珠爾研究外，本文還引用漢地甘珠爾、三大目錄¹⁶及布頓相關的研究。以《北京甘珠爾》為主要的研究有今枝由郎 (1977) 的 *Mise au point concernant les édition chinoises du Kanjur et du Tanjur tibétains*，Eimer 的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2007 年) 與林純瑜的〈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¹⁷。三大目錄的研究來自 Herrmann-Pfandt 的 *The Lhan Kar ma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antric*

¹⁵ 由於這二冊書是 2024 年剛出版，因此台灣的圖書館皆未添購。非常感謝李勝海老師特別推薦此套書籍，並且從美國亞馬遜網站購買後寄給筆者，以使本文更加完整。

¹⁶ 三大目錄為《旁塘目錄》、《青浦目錄》與《丹噶目錄》，是《藏文大藏經》的前身，亦即僅有經名而未收藏佛經，近似於收藏於此三個宮殿的圖書目錄。Lobsang Shastri,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32, 2, 2007, p. 23.

¹⁷ 此篇論文並未發表於學術期刊，曾於網路上公開，但已搜索不到。

Buddhism (2002 年) 與 Halkias 的 Tibetan Buddhism Registered: A Catalogu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Phang Thang (2004 年)。布頓在甘珠爾與丹珠爾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相關研究主要來自於 Ruegg 的 *The Life of Bu ston Rin po che: with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Bu ston rNam thar* (1966 年) 及 Scherrer-Schaub 的 *Enacting Words. A Diplo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gra sbyor bam po gñis pa Tradition* (2002 年)。

綜觀所有《藏文大藏經》的研究，可以發現是以外國學者為主，而亞洲學者在此研究的貢獻稍嫌不足，僅有中國與日本有綜述性的研究。中國雖然已完成《中華大藏經》的藏文校勘版，日本也擅於整理與編目¹⁸，但卻沒有進行更進一步的經文版本對勘，實屬可惜。雖然西方學者對於《藏文大藏經》研究已進行非常詳細的研究，但亞洲學者，尤其是華語圈學者也可以進行同樣的研究，對個別佛經進行版本的研究，畢竟每一部經典的系譜都可能不盡相同。

三、西藏大藏經的翻譯與成型

在西藏不用「大藏經」一詞，而用「甘珠爾」與「丹珠爾」。甘珠爾的藏文是 *bka' 'gyur*，其中 *bka'* 代表「教」，*'gyur* 則代表「翻譯」，意為佛說部¹⁹，也就是佛說

¹⁸ 沈衛榮、侯浩然，《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教研究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09。

¹⁹ 扎呷，《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 年，頁 4。

經典的譯文，包括經、律和續；丹珠爾代表註釋的翻譯（梵 *śāstra*，藏 *bstan bcos*），也就是佛經註疏和論註的譯文，包括經律的註釋、密教儀軌等。²⁰新譯派（*gsar ma*）認為甘珠爾與丹珠爾收錄所有的印度佛經翻譯，而舊譯派（*rnying ma*）則認為《寧瑪十萬續》（*rnying ma'i rgyud 'bum*）²¹與伏藏（*gter ma*，*terma*）²²也同樣是印度的密續傳承。²³「甘珠爾」泛指任何傳自於佛陀之口的經典與經典集（*Buddhavacana*），因此適用於佛經與密續等。甘珠爾收藏許多缺乏其梵文本的藏文翻譯，並且以嚴謹與統一的翻譯著稱，因此特別受到佛學研究者的重視。²⁴甘珠爾被稱為是一套神聖的寫本佛教經典

²⁰ 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114，2014年，頁32。

²¹ 《寧瑪十萬續》是一套自十世紀後期逐漸成形的寧瑪派密續典集，收錄約千部古藏文密續。關於其細節，請參考：谷有量，“Rnying ma'i rgyud 'bum, an Ancient Tibetan Buddhist Canon,” 《正觀》104，2023年，頁5-38。

²² 伏藏據傳是蓮花生大士與早期大師所藏的密續，在未來時機成熟時被伏藏師（*gter ston*）所發掘並解讀。欲更了解伏藏，請參閱：Janet Gyatso, “The Logic of Legitimation in the Tibetan Treasure Tradit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33, 2, 1993, pp. 97-134.

²³ 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384. 舊譯派與新譯派是以仁欽桑布（*rin chen bzang po*，958-1055年）回西藏時作為分界點，學者普遍認為是988年。沈衛榮、侯浩然，《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教研究的建構》，2016年，頁189-192。

²⁴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集，始於十四世紀初期噶當派（bka' gdams pa, Kadampa）的納塘寺（snar thang, Narthang Monastery）。²⁵當時擔任元仁宗（Buyantu Khan, 1285-1320年，在位1311-1320年）專屬僧人的欽蔣悲揚（mchims 'jam pa'i dbyangs, 生卒不詳）²⁶專程到蒙古去募捐鉅額款項來完成此計畫：蒐集所有的藏文佛經，包括經、律、密咒等，並將它們抄寫成冊。²⁷在納塘寺堪布迴丹日悲熱智（bcom ldan rig pa'i ral gri, 漢譯簡稱「迴丹熱智」，1227-1305年）及其弟子欽蔣悲揚和衛巴洛色塚巴辛格（dbus pa blo gsal rstod pa'i seng ge, 漢譯簡稱「衛巴洛色」，1270-1335年）的主持下，率領三分之二的大藏經專家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p. 87.

²⁵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3則指甘珠爾與丹珠爾是十三世紀後半葉才出現在文獻中的概念。這是引述自 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

²⁶ 欽蔣悲揚原本也是迴丹日悲熱智的弟子，但某天因打扮成惡魔來嚇他的老師，在被嚴厲訓斥後遭逐出寺院。在住進薩迦寺後，接受元仁宗的邀請，成為其專屬僧人。欽蔣悲揚曾多次對迴丹日悲熱智送禮示好，但他卻都無動於衷，直到某次收到一小盒的墨水後才表示滿意。之後，欽蔣悲揚送大量的物資到納塘寺來書寫甘珠爾。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5.

²⁷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2, 1/2, 1988, pp. 64-65.

²⁸抄寫經、律、密咒，並在極短的時間內²⁹收集整理成為《舊納塘甘珠爾》（Old Narthang Kanjur），可惜該版本已失傳。
³⁰當時，這套甘珠爾及丹珠爾則在納塘寺僧人贈與當時最有影

²⁸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5.

²⁹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 66.
這也是為何欽蔣悲揚需要如此大筆的捐款。一位有學問的僧人能在四個月內手抄一冊甘珠爾，而校訂一冊則需要額外一個月的時間。一套甘珠爾共有 111 冊，外加超過 200 冊的丹珠爾。眾多僧人都聚集在納塘寺，而他們所需要的食宿及費用，外加紙張與墨水的開銷，可想而知所需金額相當可觀。

³⁰ 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 年，頁 32。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 65 則表示雖然他們有明顯的貢獻，但他們的生卒年及個別在編輯舊納塘版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清楚。辛嶋靜志在文章中僅提到《舊納塘甘珠爾》，但 Helmut Eimer 提到「第一版納塘甘珠爾及丹珠爾」（first Narthang Kanjur and Tanjur），並且是一套完整大藏經的二個部分（Kanjur and Tanjur were two parts of a coherent canon）。由於此版早已失傳，因此很難考證，但鑒於 Helmut Eimer 為《藏文大藏經》的權威，故採用他的說法。Adelheid Herrmann-Pfandt, “The Lhan Karma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Many Canons of Tibetan Buddhism,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Helmut Eimer and David Germano (eds), Leiden: Brill, 2002, pp. 136-138 則稱其為《舊納塘大藏經》（Old Narthang Canon）。即便舊納塘版是最古老的甘珠爾，但就文本考據的角度而言，並非其文本的原型。嚴格來說，其原型是在翻譯的過程中出現的個別文本，最終被集結成冊而成為甘珠爾的一部分。

響力的各寺院而被廣為流傳。³¹除此之外，這些噶當派學者還替甘珠爾和丹珠爾編寫了目錄。

甘珠爾和丹珠爾原本同屬一套經典，但或許由於數量過於龐大而導致它們被迥丹日悲熱智與其弟子們拆成二套獨立的典籍。³²甘珠爾在集成 30 至 40 年後經過完整的校訂。1351 年布頓仁欽珠（*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 年）³³在拜訪拉薩的蔡貢塘寺（*tshal gung thang*）時，捐了一套給此寺院。這套修訂版的《蔡巴甘珠爾》（*bka' 'gyur tshal pa*，*Tshal pa Kanjur*）在蔡巴貢噶多傑（*tshal pa kun dga' rdo rje*，1309-1364 年）的監督下完成。此版甘珠爾的律部與經部經過明顯的整理，而此整理方式被後世廣泛採納。此後的甘珠爾修改主要針對密續部。《蔡巴甘珠爾》很有影響力，但因《舊納塘甘珠爾》尚在流傳，並持續在江孜區被抄寫了將近四個世紀，而《廷邦瑪甘珠爾》（*bka' 'gyur them sspangs ma*，*Thems-*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p. 71-72.

³¹ George N. Roerich, *The Blue Annals (Part One)*, Calcutta: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949, p. 338.

³² Kurtis R. Schaeffer, *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3. Peter Skilling 稱未分割前的藏文大藏經為 "bka' bstan bcos"，其中文翻譯為「經論典」。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93.

³³ 關於布頓的生平，請詳見：David S. Ruegg, *The Life of Bu ston Rin po che: with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Bu ston rNam thar*,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6.

spangs-ma Kanjur) 在 1431 年³⁴在白居寺 (dpal 'khor chos sde) 編成。³⁵

不同版本的甘珠爾收錄 750 到 1,110 部經典，但例如在北京版與德格版中包括許多重複的經典。³⁶西藏在前弘期 (bstan pa snga dar, 約七世紀) 時僅有經錄，直到後弘期 (bstan pa phyi dar, 約十三世紀初) 時才開始編纂集結《藏文大藏經》。³⁷西藏翻譯佛經始於前弘期，而 Paul Harrison 認為最初翻譯過程隨意且不穩定，直到赤德松贊 (khri lde srong btsan sad na legs, 761-815 年，在位 799-815 年) 即位後才逐漸好轉。³⁸首批經典是在七世紀中葉開始，在吞彌桑布札 (Thonmi Sambhoṭa, 七世紀) 剛創造藏文字母時翻譯而成。此時執政的松贊干布 (srong btsan sgam po, 617-698 年，在位 629-650 年) 統一了藏域，並透過與唐朝與尼泊爾聯姻為契機將佛教

³⁴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101.

³⁵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p. 66-68. Eimer 形容《廷邦瑪甘珠爾》為 "that one of authentic arrangement"。Thems spang 字意為「不傳門外」。劉國威，〈乾隆年間所造藏文泥金寫本《御製甘珠爾》之特色〉，《故宮文物月刊》367，2013 年，頁 71。

³⁶ Helmut Tauscher, "Tibetan Manuscript Kanjurs," 2024, pp. 17, 32 n. 77. 甘珠爾約有 100 至 119 冊，每冊約有 250 至 500 頁。早期慕斯塘為一例外，雖然僅存其目錄，但記載有 141 冊。

³⁷ 劉國威，〈乾隆年間所造藏文泥金寫本《御製甘珠爾》之特色〉，2013 年，頁 68。

³⁸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3.

傳入西藏。³⁹如此大量的經典並非在短時間內從梵文及其他語言翻譯成藏文並集結成冊，大部分甘珠爾的內容成型於九世紀至十四世紀間⁴⁰，而藏文佛經的翻譯期間則是從松贊干布時代延續至五世達賴洛桑嘉措（blo sang rgya mtsho, 1617-1682年，在位 1642-1682年）時期，長達 1065 年之久。⁴¹

在九世紀初期赤德松贊時期才開始由王室召集印、藏學者和譯師⁴²，對翻譯的原則和梵、藏對應的翻譯語詞進行統一規範，明定藏文譯語確立的程序與機制，並敕令除非獲得皇室批准，否則不得搜集或翻譯密續。⁴³此時所有舊的翻譯佛典

³⁹ 侃本，《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頁 15。

⁴⁰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 71. 這期間的甘珠爾發生了些錯誤，包括拼錯字與省略的狀況。

⁴¹ 侃本，《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2008年，頁 43。

⁴² 主要負責的譯師為智軍（也稱為意希德，yes shes sde，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初）。他制定了欽定譯語／釐定文字，統一佛經翻譯用語，並據此對以前翻譯的經典全面進行重新翻譯與校正。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年，頁 31。關於智軍的生平與翻譯，請參考 Sherab Rhaldi, “Ye-Shes-sDe: Tibetan Scholar and Saint,” *Bulletin of Tibetology* 38, 1, 2002, pp. 20-36。

⁴³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 3。這些翻譯的程序與機制被記錄在《翻譯名義大集》（*Mahā-vyutpatti,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 chen po*）及《聲明要領二卷》（*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Two Fascicle Lexicon*，也稱為《聲明要領二卷》或《翻譯名義中集》，日文則翻為《語合二章》）中。《聲明要領二卷》主要討論官方認可的翻譯理論，而《翻譯名義大集》是一部大型梵藏對照詞彙，共計

131 頁，收錄 9,565 個佛經詞彙。侃本，《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2008 年，頁 54。禁止翻譯密續的敕令收錄在《翻譯名義大集》與《聲明要領二卷》中，但仍有許多較不具爭議的事部密續（bya rgyud, action tantra）被收錄在三大目錄中。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388. 關於《翻譯名義大集》和《聲明要領二卷》的細節，請參閱：西沢史仁，〈吐蕃王朝大藏經編纂事業考(1)：『二卷本訳語釈』と『翻訳名義大集』〉，《Acta Tibetica et Buddhica》10，2017 年，頁 83-141。《聲明要領二卷》中敕令的英文翻譯，請參考：Kurtis R. Schaeffer, Matthew T. Kapstein and Gray Tuttle (eds), *Sources of Tibetan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2-76。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 年，頁 31 誤將赤德松贊（761-815 年）寫成赤松德贊（742-797 年），但考量赤松德贊在八世紀末便駕崩，因此九世紀初的藏王只能是赤德松贊。Georgios T. Halkias, “Tibetan Buddhism Registered: A Catalogu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Phang Thang,” *The Eastern Buddhist* 36, 1/2, 2004, p. 50 中提到第三個已佚失的《翻譯名義小集》（*bye brag tu rtogs byed chung ngu*, *Alpavyutpatti/Svalpavyutpatti*）。《翻譯名義大集》、《聲明要領二卷》和《翻譯名義小集》分別於 763 年、783 年和 814 年發布的三次釐定文字規則，來協助精確將梵文翻譯成藏文。Cristina Scherrer-Schaub, “Enacting Words. A Diplo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gra sbyor bam po gñis pa Traditi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5, 1-2, 2002, pp. 314-316 也提到三次釐定文字，年代也一樣，但是先後順序為《翻譯名義小集》、《聲明要領二卷》和《翻譯名義大集》，而《翻譯名義小集》後來融入後面二次文字釐定規則而不再單獨流傳。此文也特別針對《聲明要領二卷》做深入分析。關於三次釐定文字，請參考：周潤年，〈藏文《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價值〉，2010 年，頁 92。若欲參

被完整校訂，同時又翻譯一批新的經典，並被詳實紀錄在《旁塘目錄》⁴⁴（*'phang thang ma*）和《丹噶目錄》（*ldan kar*

考《旁塘目錄》和《聲明要領二卷》的手稿圖檔與藏文原文，請參閱：西藏博物館編，《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此書已絕版，但可自 BDRC 網站搜尋 W26008 下載目錄及部分電子檔。《翻譯名義大集》的校勘本請參考：Yumiko Ishihama and Yoichi Fukuda (eds), *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hāvīyutpatti: Sanskrit-Tibetan-Mongolian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Tokyo: The Toyo Bunko, 1989，《聲明要領二卷》的校勘本請參考：Ishikawa, Mie (ed),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An Old and Basic Commentary on the Mahāvīyutpatti*, Tokyo: The Toyo Bunko, 1990.

⁴⁴ 《丹噶目錄》全名為《丹噶宮中所譯一切經目錄》（*pho brang stod thang ldan dkar gyi chos 'gyur ro cog gi dkar chag*），收藏在《德格丹珠爾》的「雜部」之內，編號 4364，跋署：拜則、南喀寧寶等編。本目錄共收錄 670 多部經論，分 27 大類。其分類詳見：王堯，《王堯藏學文集 5——藏漢文化雙向交流·藏傳佛教研究》，2012 年，頁 256-257。扎呷，《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 年，頁 54 指共收錄 724 部經論，而 Adelheid Herrmann-Pfandt, “The Lhan Kar ma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antric Buddhism,” 2002, p. 135 則稱有 735 部經論。這或許牽涉到不同版本的《丹噶目錄》所導致的差異，在後人不斷增加經論而使目錄逐漸擴編。此論點在 Georgios T. Halkias 的線上演講中，他提到這現象出現在《旁塘目錄》，因為在吐蕃王朝滅亡後的目錄傳本抄錄了許多之前被禁止的密續翻譯。同理可證，《丹噶目錄》也應在吐蕃王朝滅亡後持續被傳抄並增錄，導致其所收錄的文本不斷增加。可惜的是前述學者沒有進一步研究這些《丹噶目錄》是屬於哪一年的版本，因此還需要再進一步確認。Georgios T. Halkias, *The Goodman Lectures 25: Notes on the*

ma) 中。⁴⁵朗達瑪 (glang dar ma, 799-842 年, 在位 838-842 年) 被刺殺身亡後, 因為內戰迫使所有宗教與教育活動都停止。⁴⁶

Earliest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 Khyentse Foundation 影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Nad12Ji2w>, 2024/2/24。

⁴⁵ 根據 Helmut Tauscher, “Manuscript En Route,” in *Cultural Flows across the Western Himalaya*,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2015, p. 372, 《旁塘目錄》與《丹噶目錄》於九世紀初編輯而成。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100 將這些目錄稱為 bka’ bstan bcos, 也就是「圖書目錄」(library catalogues)。在前弘期時仍有《青浦目錄》(*mchims phu ma*)，但此目錄已佚失。《旁塘目錄》、《丹噶目錄》和《青浦目錄》統稱為「三大目錄」。三大目錄分別以其譯場所在的宮殿取名而成。這些譯場將已譯出的經論仔細登錄並編入目錄，以防止與其他譯場重複。王堯，《王堯藏學文集 5——藏漢文化雙向交流·藏傳佛教研究》，2012 年，頁 255-256。根據 Georgios T. Halkias 在其線上演講中提到，此三大目錄為官方認證的目錄，並且都保存在各自宮殿的圖書館內，但其他非官方目錄與藏書必然存在，同時也應有非官方與地下的翻譯活動。Georgios T. Halkias, *The Goodman Lectures 25: Notes on the Earliest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 Khyentse Foundation 影片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Nad12Ji2w>, 2024/2/24。關於三大目錄及多版甘珠爾與丹珠爾目錄的研究，請參考：A. I. Vostrikov,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Harish Chandra Gupta (tran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Press, 1971, pp. 205-215.

⁴⁶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 71.

吐蕃王朝在 842 年瓦解後，佛教典籍一部分佚失，但也有些在地方首領支持下得以保存並繼續傳抄。⁴⁷到後弘期，隨著在西藏西部建立的古格普蘭王朝（Guge-Purang），並且在益希沃（ye shes 'od, 947-1024 年）和降曲沃（byang chub 'od, 984-1078 年）的資助下，其首都托林（Tholing）成為佛經學習與翻譯的重鎮。⁴⁸他們派了二十七名青年去印度學習佛法，但僅有著名譯師仁欽桑布和俄·雷必喜饒（rngog legs pa'i shes rab, 十一世紀）二人倖存，而他們回到西藏後邀請印度班智達一起來翻譯大量佛經。⁴⁹在此階段的翻譯重點為密續，而前弘期所翻譯的經典則持續在藏地傳抄與流傳。⁵⁰

甘珠爾與丹珠爾的概念出現在十三世紀後半葉的文獻中⁵¹，而甘珠爾與丹珠爾分開則始於《舊納塘甘珠爾》成型的時

⁴⁷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 3。

⁴⁸ Helmut Tauscher, "Kanjur," 2015, p. 107.

⁴⁹ Jampa Samten, "Origins of the Tibetan Can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shal-pa Kanjur (1347-1349)," in *Buddhism and Science*,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1987, p. 764.

⁵⁰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4.

⁵¹ 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 雖然甘珠爾與丹珠爾的概念在十三世紀後半葉便出現，但實際的經典卻直到十四世紀才形成，因此它們早期的意義尚不明確。Amolgi 認為上述作者所認為的甘珠爾與丹珠爾的概念在十三世紀尚不明確，其用法也並非指《藏文大藏經》的佛典翻譯。一直到 1320 年代後才由布頓開始正式使用甘珠爾為 bka' 'gyur ro 'tshal/cog 的縮寫，而丹珠爾則為 bstan bcos 'gyur

代。⁵²其雛形可追溯至前弘期的三大目錄⁵³，但也可能參考了漢文大藏經的排序。⁵⁴在早期時，不同種類的經典，如般若部、華嚴部、涅槃部及寶積部，是分開流傳的。之後，較短的經典被集結成冊，而每個寺院應該都有其客製化的經典集（*mdo mang*）。到了後期，這些經典集成為甘珠爾佛經部的

ro 'tshal/cog 的縮寫，分別指《藏文大藏經》的正藏與副藏。Orna Almogi, "The Old sNar thang Tibetan Buddhist Canon Revisit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Bus pa blo gsal's *bsTan 'gyur* Catalogue,"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58, 2021, pp. 168-178.

⁵²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100.

⁵³ 詳見註 44。布頓認為《丹噶目錄》最舊，再來是《青浦目錄》，最新的則是《旁塘目錄》。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2009, p. 55. 今日的甘珠爾與丹珠爾幾乎包含了所有三大目錄在前弘期時所翻譯的文本，除了一些密續因為不符合赤德松贊標準的密宗修文本被排除在外（這些修行被藏王視為危險的，因此在三大目錄中沒有任何無上瑜伽的密續翻譯，但卻以《寧瑪十萬續》的形式持續流傳）。Adelheid Herrmann-Pfandt, "The Lhan Kar ma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antric Buddhism," 2002, pp. 138, 143-144. 此文也針對《丹噶目錄》做了許多深入的分析。《旁塘目錄》的分析，請詳見：Georgios T. Halkias, "Tibetan Buddhism Registered: A Catalogu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Phang Thang," 2004, pp. 46-105。A. I. Vostrikov,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1971, p. 206 也提到除了三大目錄外也可能存在其他目錄，但目前尚未發現。

⁵⁴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4.

一部分。因此，早期的每個寺院應該都有不同的經典集，特別是某傳承的密續只會出現在其傳承體系的寺院中。正因為如此，各寺院的經典收藏在一方面具有其獨特性，另一方面則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而最完整的收藏則在大型寺院中。⁵⁵到十四世紀初期，西藏在蒙古的統治下，政治環境穩定、物資充足，故所收藏的佛典到達一定的數量，集成的時機也比較成熟，這些條件促使甘珠爾和丹珠爾的成型。⁵⁶在十四世紀前，薩迦三祖札巴堅贊（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年）和八思巴洛追堅贊（‘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年）均曾編寫過續典目錄。⁵⁷

⁵⁵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p. 97-99. 作者是根據某些甘珠爾佛經部的某幾冊在頭、尾部分有目錄而下此結論。

⁵⁶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4。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99 提到十二世紀後由於回教侵略印度並摧毀佛教後，源自印度的佛經便減少許多，而這或許也是促成甘珠爾與丹珠爾成型的原因之一。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p. 390-391 則認為重視經論的薩迦派在1264到1350年間在得到蒙古支持下統治西藏後，藉此來排除來源不明的舊譯密續，僅收錄翻譯來自印度的經典。

⁵⁷ 這兩位薩迦派祖師所編輯之續典目錄是後來《羌薩塘甘珠爾》編排的依據，而《舊納塘甘珠爾》的續典部分與八思巴續典目錄的編排方式相同。Helmut Eimer, “A Source for the First Narthang Kanjur: Two Early Sa skya pa Catalogues of the Tantras,”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十四世紀初主要在噶當派為首的新譯派譯師以納塘寺為譯場，在迥丹日悲熱智及其弟子們的率領下，迅速地收集整理成今已失傳的《舊納塘甘珠爾》。1351年布頓在到蔡貢塘寺之前，花了很長的時間對甘珠爾進行校訂，並奉獻給此寺。《蔡巴甘珠爾》的律部與經部經過大規模的整理，而此整理方式被後世所接受並廣泛運用。1431年《廷邦瑪甘珠爾》以《舊納塘甘珠爾》為底本被書寫出來。西藏在前弘期時翻譯佛經較隨意且不穩定，直到赤德松贊時翻譯用詞才逐漸統一與規範化。《藏文大藏經》的翻譯過程是從九世紀至十四世紀。前弘期時僅有甘珠爾原型的三大目錄，後來由於吐蕃王朝的瓦解而迫使宗教活動都停止。直到後弘期的古格普蘭王朝時派仁欽桑布和俄·雷必喜饒等人去印度請班智達回藏地才再次翻譯大量佛經，並以密續為翻譯重點。後來形成了《舊納塘甘珠爾》，並且分別以刻本《蔡巴甘珠爾》與寫本《廷邦瑪甘珠爾》的形式流傳至藏地全域，其中《蔡巴甘珠爾》流傳至漢地。

四、甘珠爾的系譜簡述

甘珠爾有四種主要系統⁵⁸：《蔡巴甘珠爾》（東部系統或木刻版系統）⁵⁹、《廷邦瑪甘珠爾》（西部系統或寫本版系

⁵⁸ 欲了解各系統的甘珠爾版本，可參考：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年，頁31-37和周潤年，〈藏文《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價值〉，2010年，頁82-86。

⁵⁹ 《蔡巴甘珠爾》在1351年於衛區（漢語稱前藏）的蔡貢塘寺完成，主要涵蓋在漢地、康區及衛區的甘珠爾系統。此系統包括《北京甘珠爾》（Q）、《麗江甘珠爾》或《羌薩塘甘珠爾》（J）及《卓尼甘珠爾》（C）。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ume 1*,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p. 295. 此系統由於大部分（除《柏林寫本甘珠爾》與《龍藏經》外）皆是木刻版，因此也稱木刻版系統（參考註102）。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年，頁32、35誤將《柏林寫本甘珠爾》與《龍藏經》認為是刻本甘珠爾。欲了解各《蔡巴甘珠爾》版本，請參考：Jampa Samten, “Origins of the Tibetan Can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shal-pa Kanjur (1347-1349),” 1987, pp. 775-780.

統)⁶⁰、混合系統⁶¹、地方或獨立系統。⁶²除此之外，也有介於目錄與甘珠爾間的原始甘珠爾（proto-Kanjur）⁶³，更有許多藏文敦煌殘卷。甘珠爾與丹珠爾屬於開放性聖典（open canon），因此沒有二套是完全相同的，而編者可持續修改其內容與排序。⁶⁴有學者認為二大系統的甘珠爾皆源自《舊納塘

⁶⁰ 《廷邦瑪甘珠爾》則代表在藏區（漢語稱後藏）與喜馬拉雅邊境的西藏文化範圍。此系統包括《倫敦甘珠爾》（L）、《朵宮甘珠爾》（S）、《東京甘珠爾》（T）和《烏蘭巴托甘珠爾》（U）。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 295. 此系統由於大多為寫本，因此也稱寫本系統。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年，頁32。

⁶¹ 混合系統包括《德格甘珠爾》（D）、《納塘甘珠爾》（N）和《拉薩甘珠爾》（H）。混合系統將過去獨立的系統合併，也使得版本狀況變得更複雜。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 295.

⁶² 雖然早期稱《蔡巴甘珠爾》為東部系統和《廷邦瑪甘珠爾》為西部系統符合當時的地理狀態，但隨著越來越多甘珠爾被發掘，此分類已不適用，而這些俗稱也應被捨棄。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103.

⁶³ Helmut Tauscher, *Catalogue of the Gondhla Proto-Kanjur*, Vienna: Universität Wien, 2008, pp. xi-xxi. 原始甘珠爾試圖將所有佛經集結成冊，但尚未進行任何編輯與分類。其中《岡德拉原始甘珠爾》（Gondhla）是最完整的（共計有36冊與365部經，其中包括異譯本，因此總計收藏397種文本），其他較零散的版本則包括托林（Tholing）、塔波（Tabo）與浦塔（Phukthar）。

⁶⁴ 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383.

甘珠爾》，但也有學者認為只有《蔡巴甘珠爾》以其為文本原型，而《舊納塘甘珠爾》僅為概念原型。⁶⁵無論如何，《舊納塘甘珠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佛經部是根據超過十二個寺院的藏書而編纂，其密續部也統整超過五種版本，並根據薩迦三祖札巴堅贊、八思巴和迴丹日悲熱智所編寫的續藏目錄編排，而其律部則根據納塘寺方丈南開扎巴（nam mkha' grags pa，任職於 1250-1289 年）所收集的手寫本，並與其他寺的律部文本做對照。迴丹日悲熱智與其弟子們先從納塘寺所藏經典開始著手並整理出目錄⁶⁶，再根據所缺少的經典進行搜尋，也由於同時有超過二個團隊，導致常出現異譯本。⁶⁷由此可知，《舊納塘甘珠爾》代表著從許多藏地寺院藏書中所收集的經典，以及數世紀在許多佛寺的收藏與編目活

⁶⁵ 請參考註 30。

⁶⁶ 迴丹日悲熱智主持納塘寺編纂三種佛典目錄，即是《廣法莊嚴日光目錄》（*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花飾：廣法莊嚴目錄》和《佛典目錄》。交巴草，〈文獻與文學：元代藏文大藏經《廣法莊嚴日光目錄》的編纂方法及文獻價值〉，《世界文學研究》10，1，2022 年，頁 78-85。其中，《廣法莊嚴日光目錄》的研究已在 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2009 一書中彙整目錄並做詳細研究。

⁶⁷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p. 77-78.

動的結晶。嚴格來說，《舊納塘甘珠爾》因未經完整的編輯而無法稱為一個正式版本，僅能稱為一個經論集。⁶⁸

既然《舊納塘甘珠爾》是個未經加工的經論集，便有再編輯的必要，而《蔡巴甘珠爾》的成型便是此編輯過程的結果。1347 到 1351 年在蔡貢塘寺完成的《蔡巴甘珠爾》⁶⁹，是根據三套《舊納塘甘珠爾》為底本編輯而成，由蔡巴貢噶多傑等編纂，並請布頓校訂⁷⁰，再由蔡巴貢噶多傑自己編寫稱為《白史》⁷¹ (*deb ther dkar po*, *The White Annals*) 的目錄。⁷²第

⁶⁸ 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p. 297-298.

⁶⁹ 《麗江甘珠爾》有完整抄錄《蔡巴甘珠爾》中經部、續部和律部的跋，可了解文本來源與製作過程。其中一部分被翻譯成英文，請參照：Jampa Samten,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 - 'gyur," *The Tibet Journal* 12, 3, Jeremy Russell (trans), 1987, pp. 21-27。1351 年布頓出現在蔡貢塘寺的《蔡巴甘珠爾》開光典禮中。Helmut Eimer, "Kanjur and Tanjur Studie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Tasks," 2002, p. 8, n. 42.

⁷⁰ 布頓在編輯《蔡巴甘珠爾》中所扮演的角色仍不是很清楚。Helmut Eimer, "Kanjur and Tanjur Studie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Tasks," 2002, p. 5.

⁷¹ Jampa Samten,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 - 'gyur," 1987, p. 20。更敦群培 (dge 'dun chos 'phel, 1903-1951) 也曾以同樣書名著一本未完成的西藏史書，切勿與此目錄混淆。

⁷² 辛鳴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 年，頁 32。根據 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一階段是修正梵、藏文，包括將梵文經題及藏文用詞經《翻譯名義大集》確認無誤後，再消除方言用詞、口語用詞、古老術語和古老拼法。第二階段是經過初步確認（*snga zhus*），也就是三次與《舊納塘甘珠爾》確認，來進一步發現錯誤與疏漏處。第三階段是用高級材料謄抄經典，而第四階段則是進行最後確認（*phyi zhus*）。除了上述的四個步驟外，編者也重新編列文本的順序，將一些經典從經部移至續部，有些甚至被移出甘珠爾至丹珠爾，也新增三冊的舊密續（*rnying rgyud*）。⁷³這整個過程歷時二年（1347 到 1349 年），而《蔡巴甘珠爾》是將《舊納塘甘珠爾》進行一個編輯的版本，包括標準化梵、藏用詞和重新排列文本，但並沒有將異譯本剔除。⁷⁴之後，噶瑪噶舉紅帽系活佛第四世夏瑪巴京俄·卻吉札巴（*spyang snga chos kyi grags pa*, 1453-1524 年）和名譯師管·宣奴貝（*'gos gzhon nu dpal*, 1392-1481 年）等對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2009, p. 33, 蔡巴貢噶多傑是 1348 年在他父親的葬禮上開始此計畫。

⁷³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8.

⁷⁴ 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p. 298-299.

《蔡巴甘珠爾》進行校訂⁷⁵，而他們可能在此階段將異譯本剔除。⁷⁶

《廷邦瑪甘珠爾》據說是札西旺秋（bkra shis dbang phyug，生卒不詳）於 1431 年對《舊納塘甘珠爾》做了修訂而成。⁷⁷整套甘珠爾共計有 111 冊，並且沒有舊密續部。⁷⁸根據研究，《廷邦瑪甘珠爾》比《蔡巴甘珠爾》更接近《舊納塘甘珠爾》的編排方式，因此有學者認為它更忠實地重現了最原始的版本，但它還是在頌歌（*strota*）與本生（*jātaka*）的部分有顯著差異，因此也不能稱為完全忠實的版本。在進行

⁷⁵ 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 年，頁 31。白館戒雲著，伴真一朗譯，〈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大藏經（カンギユル・テンギユル）開版の歴史概観——ナルタンを思い起こすメロディー〉，《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27，2010 年，頁 58 提及《蔡巴甘珠爾》的校訂者也包括釋迦聖贊（sha kya rgyal mtshan，生卒不詳）、噶瑪巴七世秋扎嘉措（chos grags rgya mtsho，1454-1506 年）及噶瑪巴八世彌覺多吉（mi bskyod rdo rje，1507-1554 年）等諸多學者。

⁷⁶ 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 299. 此甘珠爾為已佚失的《秦瓦達孜甘珠爾》，也是《麗江甘珠爾》的底本。Helmut Eimer,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6, 2007, p. 41.

⁷⁷ 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 年，頁 32。Eimer 也提到札西旺秋有稍微編輯（lightly edited）《廷邦瑪甘珠爾》。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 302.

⁷⁸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80.

文本對勘研究（text-critical research）後，發現《廷邦瑪甘珠爾》與《蔡巴甘珠爾》有顯著的差異，也因此能斷定二者非源自於同一個出處。要如何解釋這些差異呢？Paul Harrison 提出一個權宜假說（working hypothesis）：如果《舊納塘甘珠爾》和《廷邦瑪甘珠爾》中間出現一個中介版本的甘珠爾（取名為《夏魯甘珠爾》），並重新排序文本，做重大編輯工作，再將異譯本剔除或校對新寫本，這問題便得到合理的解釋。最有可能執行此任務的莫屬於布頓⁷⁹，因為他曾對丹珠爾進行大規模的編輯，也因此可以合理假設他也曾對甘珠爾進行同樣的工作。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n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1617-1682 年）時期曾大量抄寫《廷邦瑪甘

⁷⁹ 如前所述，布頓也曾對《蔡巴甘珠爾》進行校訂，但這不妨礙他針對《廷邦瑪甘珠爾》做更全面和完整的校訂與編輯的權宜假設。David S. Rugg, *The Life of Bu ston Rin po che: with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Bu ston rNam thar*, 1966, p. 30, n. 1 提到布頓參與編輯此二版甘珠爾，但其中《廷邦瑪甘珠爾》與他所著的《布頓佛教史》的書目不吻合，因此其目錄可能是由悲吉祥（thugs rje dpal，十四世紀譯者）所整理。此目錄在 A. I. Vostrikov,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1971, p. 27 中曾提及。布頓在 1322 年完成的著作《布頓佛教史》末尾所附的大藏經目錄是現存最早的大藏經目錄之一，在梵藏佛典翻譯、藏文大藏經史以及藏文目錄史上佔有重要位置。東主才讓，〈藏文《大藏經》版本述略〉，《青海民族研究》11，2，2000 年，頁 83。

珠爾》⁸⁰以祈求國家平安與達賴喇嘛長壽。⁸¹在 1671 年根據蒙古傳統將布頓私人的版本送給第一世哲布尊丹巴羅桑丹貝堅贊呼圖克圖（*Khutuktu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han*，1635-1723 年）。為何選擇贈送《廷邦瑪甘珠爾》而非《蔡巴甘珠爾》呢？布頓的編輯活動可能給予此版本更高的評價。在德格（*sde dge*）與烏爾嘎（*Urga*）甘珠爾的目錄中宣稱布頓曾對《廷邦瑪甘珠爾》進行編輯。雖然在《青史》（*deb ther sngon po*）中僅提到布頓編輯過丹珠爾，但在他的傳記中卻記載他曾編輯過甘珠爾。在律部的 *Kṣudrakara-vastu* 與 *Uttara-garantha*，及般若部的某部經跋中都有提到布頓進行編輯的活動。基於上述幾點論證，布頓很有可能對《舊納塘甘珠爾》進行了大規模的編輯⁸²，而如果此假設屬實，便可以解釋為何

⁸⁰ Paul Harrison, *Druma-kinnara-rāja-pariprcchā-sūtra: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ibetan Text*,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1992, p. xviii. 據說抄寫超過 100 套甘珠爾。

⁸¹ Jampa Samten, “Origins of the Tibetan Can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shal-pa Kanjur (1347-1349),” 1987, p. 774.

⁸¹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74.

⁸² 布頓主要面對的問題是確認經典是否真正翻譯自梵文，而他也剔除《舊納塘甘珠爾》中疑似偽造的經典，並將 272 部真實但被排除在甘珠爾外的經典加入其中。由於布頓避免談論這些《舊納塘甘珠爾》中的疑偽經，因此無法得知其數量。然而作者並未明言布頓是在為《蔡巴甘珠爾》或《廷邦瑪甘珠爾》所做的編輯，因此無從確認。Adelheid Herrmann-Pfandt, “A First Schedul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Old Narthang - Bu ston’s *Chos kyi nram grangs dkar chag*,” in *Pasadikadanam: Festschrift*

《廷邦瑪甘珠爾》和《蔡巴甘珠爾》有如此大的差異。⁸³雖然此假設很合理，但畢竟僅是一個假設，仍必須進行更多研究才能獲得證實。在流通上，《蔡巴甘珠爾》由於大部分屬於刻印本，在數量上遠多於全是寫本的《廷邦瑪甘珠爾》。因此，目前大部分的甘珠爾都屬於《蔡巴甘珠爾》系統。⁸⁴

混合系統是根據一系統為底本，但也參考另一系統做修正，因此同時具備二系統的特性。⁸⁵在英文中用“contamination”代表使原本純正的版本受到另一版本污染之意，也用“conflate”表示異文融合。這種狀況使得系譜難以判定。⁸⁶《德格甘珠爾》是公認品質最好的版本⁸⁷，是以《蔡巴

für Bhikkhu Pasadika,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2009, pp. 245, 251, 255.

⁸³ 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p. 301-302, 304-305, 307.

⁸⁴ Helmut Tauscher, “Kanjur,” 2015, p. 108.

⁸⁵ Helmut Tauscher, “Kanjur,” 2015, p. 108.

⁸⁶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82.

⁸⁷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90, n. 49. 這是由於其高品質的編輯，包括標準的文法，很少無法判讀或出現錯誤。然而，從版本學的角度，卻因為受到污染而不受好評。關於《德格甘珠爾》的內容及其印刷成本，請參考：Kurtis R. Schaeffer, *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2009, pp. 151-160. 關於《德格甘珠爾》曾經歷的二次增補研究，請參閱：Yoshiro Imaeda, “Note sur le Kanjur de Derge,”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Vol 1*, Michel Strickmann (ed),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81, pp. 227-236。

甘珠爾》的《麗江甘珠爾》為底本，並參考《廷邦瑪甘珠爾》的《拉宗甘珠爾》（lho rdzong）做部分修訂所完成的。在康區德格土司登巴澤仁（bstan pa tshe ring，1678-1739 年）贊助下，在 1733 年歷時五年完成，共計 103 函。⁸⁸《新納塘甘珠爾》則是最特別的混合版本，因為雖然受到二種系統的影響，但卻沒有異文合併的現象，也就是每個經文都源自於單一系統。⁸⁹其他較有名的混合版為十三世達賴喇嘛（1876-1933 年）敕命刻印的《拉薩甘珠爾》。⁹⁰混合系統由於受到不同來源的污染，因此一般在判斷系譜做文本對勘時，不建議當作底本使用，否則在判讀上較容易出現錯誤。然而，如果僅是為了發現各文本間的差異時做校勘本（critical edition）則無妨，例如《藏文大藏經對勘本》便是以德格版為底本。

獨立系統是在偏遠地方所編輯的手寫甘珠爾，而不是大寺院所統整。獨立系統版本包括《巴塘甘珠爾》（Bathang）

⁸⁸ 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 年，頁 36。

⁸⁹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82. 目前研究顯示其律部源自於《廷邦瑪甘珠爾》，而經部則源自於《蔡巴甘珠爾》。續部的來源尚無定論，而其文本排列方式則遵循《蔡巴甘珠爾》。其目錄請參閱：Lokesh Chandra, *Catalogue of the Narthang Kanjur*,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83.

⁹⁰ 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 年，頁 36。其目錄請參閱：Lokesh Chandra, *Catalogue of the Lhasa Kanjur*,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83.

91、《烏金林甘珠爾》（O rgyan gling，也被稱為《達望甘珠爾》（Tawang））⁹²、《浦札甘珠爾》（Phug brag）⁹³及早期慕斯塘（Early Mustang）⁹⁴，及近年在拉達克發現的《荷米甘珠爾》（Hemis）及《巴果甘珠爾》（Basgo）等。⁹⁵它們的文

⁹¹ 其目錄請參閱：Helmut Eimer, *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2012.

⁹² Jampa Samten, “Notes on the bKa’-‘gyur of O-rgyan-gling, the Family Temple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1683-1706),”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ume 1*,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pp. 393-402.

⁹³ 其目錄請參閱：Helmut Eimer, *Location List for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Phug Brag Kanjur: Compiled from the Microfiche Edition and Jampa Samten's Descriptive Catalogue*,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2.

⁹⁴ Helmut Tauscher and Bruno Lainé,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and its Descendants,” in *Tibet in Dialogue with its Neighbours: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Tibet, 8th to 15th Century*,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 2015, pp. 463-481. 其目錄請參閱：Helmut Eimer, *The Early Mustang Catalogue*,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99.

⁹⁵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 8。其他新的獨立系統包括在尼泊爾慕斯塘（Mustang）所發現的 Namgyel 版本和在多波（Dölpo）發現的 Nesar 版本。Helmut Tauscher, “Tibetan Manuscript Kanjurs,” 2024, p. 19. 隨著在拉達克和尼泊爾的慕斯塘和多波不斷發現關聯性極高的新獨立版本，學者也在思考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個新的「慕斯

本獨立於主要二大系統，也不同于其他獨立系統，並有獨特的文本與排序方式（尤其在其經部及續部中尤為明顯⁹⁶），並且僅以寫本形式存在。⁹⁷這些特別的文本不見於其他系統，屬於不同的版本或翻譯，也可能源自同一經典不同梵文原本的翻譯。偶爾也同時保存同本異譯的各版本，而其原始資料也可能早於二大系統。⁹⁸例如，《烏金林甘珠爾》和《浦札甘珠爾》中收錄有四個被列入《丹噶目錄》中，卻不見於主流甘珠爾中，也因此逐漸被忽視的文本。⁹⁹然而，由於身處偏遠地方，當地的抄手沒有如大寺院般經過正規的編輯過程，也因此較容易產生次等的文本品質。在異讀（variant readings）和誤抄（scribal errors）的情形增加下，也導致獨立系統文本的品質堪憂。¹⁰⁰獨立系統成為甘珠爾研究的關鍵，因為自十三

塘系統」。Markus Viehbeck, “From Sūtra Collections to Kanjurs: Tracing a Network of Buddhist Canonical Literature across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Himalayas,”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54, 2020, pp. 242-243.

⁹⁶ Helmut Eimer, *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 2012, p. xxi.

⁹⁷ 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393.

⁹⁸ Helmut Tauscher, “Kanjur,” 2015, p. 109.

⁹⁹ Jampa Samten, “Notes on the bKa’-‘gyur of O-rgyan-gling, the Family Temple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1683-1706),” 1994, p. 398.

¹⁰⁰ Helmut Eimer, *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 2012, p. xxii.

至十四世紀起其宗教文本種類更多元，也更值得研究，但由於資料取得較困難，因此僅有少數專家有機會接觸。¹⁰¹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當中，共有明、清朝四位皇帝對甘珠爾產生興趣，他們分別為明朝的永樂皇帝（1360-1424年，在位1403-1424年）和萬曆皇帝（1563-1620年，在位1573-1620年），及清朝的康熙皇帝（1654-1722年，在位1662-1722年）和乾隆皇帝（1711-1796年，在位1736-1796年）。他們不約而同地對藏傳佛教產生興趣，更動用國家的資源與金錢來投入《藏文大藏經》的編校與刊印。正因如此，才有一系統是除《龍藏經》外皆以刊印形式的《藏文大藏經》，學術界稱之為《北京甘珠爾》。在這幾套御印甘珠爾中，台灣故宮所收藏的《龍藏經》是康熙幼年期間由於孝莊太皇太后的提議下以金泥書寫方式完成的甘珠爾，也是漢地甘珠爾中唯一的寫本，可見其獨特與尊貴之處。¹⁰²明、清朝皇帝為

¹⁰¹ Helmut Taushcer and Bruno Lainé,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and its Descendants,” 2015, p. 463.

¹⁰²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1。然而 Helmut Eimer,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2007, p. 40 提到寫本北京甘珠爾除了1669-1670年完成的《龍藏經》外，還有一收藏在柏林國立圖書館的1680年的寫本甘珠爾，在此稱之為《柏林寫本甘珠爾》。這二版寫本甘珠爾也較其他北京版刻本甘珠爾有更多抄寫錯誤。Helmut Eimer,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Study of Tibetan Xylographs,”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and Peter Kornicki (eds), Leiden: Brill, 2016, p. 452.

《柏林寫本甘珠爾》是根據《萬曆甘珠爾》，而《龍藏經》則是根據

何會贊助印刷藏文大藏經呢？這涵蓋了信仰成分與政治動機，但也顯現漢地皇室的長期統治。¹⁰³

第一部刻本甘珠爾在漢地編纂，由永樂皇帝於 1410 年所發行，俗稱《永樂甘珠爾》，而北京為其發源地。¹⁰⁴此時漢地的印刷術被藏人沿用至二十世紀，特別是用來印刷更多甘珠爾。第一版《北京甘珠爾》是以硃砂墨刻印，而硃砂的藏文 *mtshal* 則與其原版蔡巴甘珠爾的發音相近。另一版《北京甘珠爾》在萬曆年間 1606 年以黑墨刻印。由於經年不斷地印

《景泰甘珠爾》，皆源自於明朝的刻本甘珠爾。Helmut Tauscher, “Tibetan Manuscript Kanjurs,” 2024, p. 18.

¹⁰³ Matthew T. Kapstein, “The Tibetan Book in China,” in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Early Printed Books Vol II*, Matthew T. Kapstein (e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161-162. 明、清皇室確實有人信仰藏傳佛教，但也可藉由甘珠爾來使蒙藏貴人留下深刻印象，更能鞏固中國君主在動盪的邊疆地區的權威。

¹⁰⁴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p. 68-69. 明朝在 1421 年前是以南京為首都，雖然在文獻中曾出現南京甘珠爾的記載，但在史料中尚未發現，也因此無法判斷南京甘珠爾與北京甘珠爾之間的關係。Helmut Eimer,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2007, p. 43 則表示明成祖永樂皇帝受封為燕王，於 1380 年就藩北平府，並在取得政權後於 1409 年正式決定遷都至北京。根據題詞顯示，《永樂甘珠爾》於法源寺刻印。劉國威，〈乾隆年間所造藏文泥金寫本《御製甘珠爾》之特色〉，2013 年，頁 71 提到永樂皇帝於 1410 年取得一部《蔡巴甘珠爾》，並下令在南京開雕。

刷，當《永樂甘珠爾》的經版受到耗損時，新刻板以舊刻板為樣本而複製出來。在此狀況下也進行些小修正。¹⁰⁵

當十四世紀初的藏經木板因超過 250 年的使用而磨損後，取而代之的是在康熙年間 1684/92 年一套新的藏經木板，但是由於刊刻的問題而產生許多新的錯誤。之後北京版甘珠爾的康熙年間 1700 年、1717/1720 年及乾隆年間 1737 年、1765 年¹⁰⁶的版本是根據第二版的木板所產生。這些木板直至 1881 年後，仍然在印刷新的甘珠爾。¹⁰⁷存於日本大谷大學圖

¹⁰⁵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81.

¹⁰⁶ 此版本的《北京甘珠爾》新增由三世章嘉若必多吉 (lcang skya rol pa'o rdo rje, 1717-1786 年) 從中文所翻譯的《大佛頂首楞嚴經》。根據寺本婉雅, 〈西藏文大佛頂首楞嚴經に就て〉, 《仏教研究》3, 3, 1922 年, 頁 76 指出, 本經文於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 (1759-1763 年, 原文誤寫為 1759-1762 年) 間翻譯完成。然而根據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 "The Emperor Ch'ien-Lung and the Larger Śūramgamasūt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1, 1936, pp. 136-146, 是於乾隆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1752-1763 年) 間翻譯完成, 而此經在朗達瑪滅佛前也曾被翻譯為藏文, 但後來軼失。根據孔令偉, 〈《楞嚴咒》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在乾隆《大藏全咒》中的交會——兼論乾嘉漢學之風的「虜學」背景〉, 《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 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3 年, 頁 645, 引述〈翻譯四體楞嚴經序〉的翻譯年限為後者, 故採用之。

¹⁰⁷ Helmut Eimer,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2007, p. 55 表示學者 Eugen Pander 當時在北京, 聽說因乾旱之故, 光緒皇帝 (1871-1908 年, 統治 1875-1908 年) 特准清洗甘珠爾木板, 喇嘛們藉此機會印了四套甘珠爾, 而旱象也在不久後順利解除。

書館的甘珠爾是在 1717/1720 年間刻印的北京版，而巴黎國會圖書館收藏的甘珠爾則是 1737 年刻印的北京版。¹⁰⁸

整體而言，《北京甘珠爾》的文本是根據蔡巴貢噶多傑所準備的《蔡巴甘珠爾》，再經過一些校訂，特別是針對 1717/1720 年的版本。¹⁰⁹《麗江甘珠爾》或許是其校訂本的出處。¹¹⁰《北京甘珠爾》系列共計有至少七種刻本版與二種寫本版，而這麼多不同版本也顯示這些皇帝所掌握的權勢和他們對藏傳佛教的尊重。¹¹¹西藏地區的首部刻本甘珠爾則是 1608 年麗江土司於麗江所開雕的《麗江甘珠爾》，也是以《蔡巴甘珠爾》為底本。¹¹²這版本是以已佚失的《秦瓦達孜寫本》為底本¹¹³，並成為《德格甘珠爾》和《卓尼甘珠爾》的底本。¹¹⁴

¹⁰⁸ 東主才讓，〈藏文《大藏經》版本述略〉，2000 年，頁 83。

¹⁰⁹ 蒙文甘珠爾也在此期間首次被印刷出版。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 69.

¹¹⁰ Helmut Eimer,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1988, pp. 69-70.

¹¹¹ Helmut Eimer,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2007, pp. 55-56.

¹¹² 劉國威，〈乾隆年間所造藏文泥金寫本《御製甘珠爾》之特色〉，2013 年，頁 71。關於《麗江甘珠爾》的細節，可參考：Jampa Samten,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gyur,” 1987, pp. 17-40，和今枝由郎著，耿升譯，〈麗江版的藏文《甘珠爾》〉，《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五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277-291。

¹¹³ Helmut Eimer, *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 2012, p. xix.

¹¹⁴ Paul Harrison, *Druma-kinnara-rāja-paripṛcchā-sūtra: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ibetan Text*, 1992, p. xvii.

刻本甘珠爾的出現並沒有完全取代寫本甘珠爾的地位，因為在信徒眼中，寫本文本較有價值且更為尊貴。¹¹⁵

甘珠爾共分四種系統，其中《蔡巴甘珠爾》版本傳承普遍以木刻版型式流傳，《廷邦瑪甘珠爾》版本傳承為寫本型式，混合系統是根據一系統為底本但同時參考另一個系統做修正，而獨立系統為偏遠地方所編輯的手寫甘珠爾。在漢地也因四位明、清朝皇帝贊助印刷甘珠爾，而此系統是以《蔡巴甘珠爾》為底本的《北京甘珠爾》。除四種系統外，還有原始甘珠爾，此為介於目錄與甘珠爾間的原始甘珠爾。學術界對於《蔡巴甘珠爾》與《廷邦瑪甘珠爾》是否皆源自於《舊納塘甘珠爾》尚無定論，但 Paul Harrison 提出一理論，認為《舊納塘甘珠爾》和《廷邦瑪甘珠爾》間有出現一中介版的《夏魯甘珠爾》，推論是由布頓進行重新排序和編輯的工作，並將異譯本剔除和校對新寫本。無論二大系統間差異的原因為何，獨立系統已逐漸成為甘珠爾研究中的新重點，雖然其寫本品質較為低劣，但是卻常收錄不見於二大系統的異譯本。

五、丹珠爾的歷史與系譜研究

丹珠爾的藏文是 *bstan 'gyur*，其中 *bstan* 是論述的意思，*'gyur* 是翻譯的意思，意為論疏部，其中包括較多哲學、文學、藝術、語言、邏輯、天文、曆算、醫藥、工藝與建築等

¹¹⁵ Helmut Eimer,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2007, p. 40 中舉例，認為從寫本文本的祈願比從刻本文本的多十倍的功德。

典籍。¹¹⁶一般來說，西藏學者的論註，除了少數八、九世紀前弘期大師所著的論述外，都沒有收錄在丹珠爾內。¹¹⁷現存共有五版丹珠爾¹¹⁸，分別為《納塘丹珠爾》（Narthang Tanjur）、《德格丹珠爾》（Derge Tanjur）、《北京丹珠爾》（Beijing Tanjur）、《卓尼丹珠爾》（Cone Tanjur）和《甘丹丹珠爾》（Ganden Tanjur，也稱為《金字丹珠爾》或 gser bris ma）¹¹⁹，其中前四版都是木刻版並有其相對應的甘珠爾版本，而《甘丹丹珠爾》是唯一的寫本版。¹²⁰另外有二版未完成的丹珠爾：《烏爾嘎丹珠爾》（Urga Tanjur）與《瓦拉丹珠爾》（Wara Tanjur）。其細節如下：

表一、現存丹珠爾與相對應的甘珠爾

¹¹⁶ 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年，頁4。

¹¹⁷ 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383. 根據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年，頁161，僅30部論著來自前期藏族學者，其餘4,809部皆來自以梵文、尼泊爾、漢地等文字譯成藏文的論著，這是根據《藏文大藏經對勘本總目錄》的經文統計。其餘藏族學者的著作都收藏在「文集／全集」（gsung 'bum）中，其中以密勒日巴（1040-1123年）、薩迦班智達（1182-1251年）和宗喀巴（1357-1419年）的最有名。

¹¹⁸ 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年，頁4-5指丹珠爾寫本曾多達十二版，但除《甘丹丹珠爾》外皆已不存，而刻本則同為四版。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年，頁75則指曾有十一版。

¹¹⁹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2。

¹²⁰ 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393.

刻本名稱	內容及形式	刊刻年代	刊刻地點	主持人
甘丹版	寫本 丹珠爾	1733-1741 年	日光壇 ¹²¹	頗羅鼎 郡王
納塘版	刻本 丹珠爾 刻本 甘珠爾	1741-1742 年 1730-1732 年 ¹²²	後藏 納塘寺	頗羅鼎 郡王
北京版	刻本 丹珠爾 刻本 甘珠爾	1724-1742 年 ¹²³	北京 嵩祝寺	康熙、 雍正、 乾隆皇帝

¹²¹ Shin'ichiro Miyake, "On the Date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the Golden Manuscript Tenjur in Ganden Monastery," 《真宗綜合研究所研究紀要》13, 1996, pp. 13-16. 在拉薩的業巴寺附近。

¹²²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100.

¹²³ Peter Skilling, "A Brief Guide to the Golden Tanjur," 1991, p. 138 指該丹珠爾應完成於 1724 年，但又在註 1 寫該年份不確定。作者是引述自 Claus Vogel 的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hrdayasaṃhitā* 一書，而原作者利用文本比對方式，認為應晚於 1742 年完成的納塘版，但卻仍將其寫成 1724 年完成。根據 Claus Vogel,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hrdayasaṃhitā: The First Five Chapters of Its Tibetan Version*, Weisbaden: Steiner, 1965, p. 32, n. 2，不可能如 Kenneth K. S. Ch'en 所指的 1724 年完成，而是如 Berthold Laufer 所指的 1742 年，在《納塘丹珠爾》完成後才完成。

		1684-1692 年 ¹²⁴		
德格版	刻本	1737-1744 年	康藏 德格	登巴才仁 土司
	丹珠爾 刻本 甘珠爾	1728-1733 年 ¹²⁵		
卓尼版	刻本	1753-1772 年	安多 卓尼寺	瑪索貢布 登松才仁 土司
	丹珠爾 刻本 甘珠爾	1721-1731 年 ¹²⁶		

（資料來源：彙整自王堯（2012），《王堯藏學文集 5》，頁 264，及布楚、尖仁色（2012），《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頁 103）

1320年迺丹日悲熱智與其弟子在搜集衛、藏、阿里等地的所有甘珠爾與丹珠爾後進行校訂，編列次序，編成納塘寺的《甘珠爾、丹珠爾目錄》。衛巴洛色琰巴辛格將所搜集的甘珠爾與丹珠爾根據前述所編目錄為基礎而編輯成《舊納塘甘珠爾》，這是首次將甘珠爾與丹珠爾編在一起。衛巴洛色

¹²⁴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107.

¹²⁵ 辛嶋靜志，〈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2014年，頁 36。

¹²⁶ Peter Skilling,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1997, p. 100.

塚巴辛格根據其丹珠爾部分編寫成《納塘丹珠爾目錄》，共計有154冊¹²⁷與2,350件文本。¹²⁸第一部獨立的丹珠爾為第九任蔡巴萬戶長蔡巴貢噶多傑的資助下，召集格西更登仁欽為主的眾多有識之士，於1323年完成。此丹珠爾參照《舊納塘甘珠爾》等編寫而成，由格西更登仁欽撰寫《丹珠爾目錄諸珍寶聚》，共241冊並收錄2,843件文本，暫稱之為《蔡巴丹珠爾》。¹²⁹1334年夏魯寺寺主古相貢噶鄧朱（*sku zhang kun dga' don grub*）招請布頓編輯《舊納塘甘珠爾》收錄的丹珠爾部分¹³⁰，並稱之為《夏魯丹珠爾》。布頓為此丹珠爾擔任主校並在1335年編寫目錄《丹珠爾目錄如意寶鬘》（*bstan 'gyur gyi dkar chag yid bzhin nor bu dbang gi rgyal po'i phreng ba*），其

¹²⁷ 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2013, p. 10 指僅有 104 冊。

¹²⁸ 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年，頁66-67。

¹²⁹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年，頁69-70。此書誤將蔡巴貢噶多傑寫成蔡巴木蘭多吉。此版丹珠爾較少為人知，僅於此書與 Schaeffer and van der Kuijp 的書中有記載。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2009, p. 35 中提到這是衛區的第一版丹珠爾。

¹³⁰ 另有一說是夏魯寺寺主古相貢噶鄧朱遵照布頓之命才開始進行《夏魯丹珠爾》的編製。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年，頁71。

中包含文本目錄及作者譯跋。¹³¹在遍尋所有的丹珠爾後新增千篇註釋，並將異譯本刪除，共收錄3,392件文本。由於布頓特別重視《丹噶目錄》，故將它收錄在此版丹珠爾中。¹³²目前所有丹珠爾傳本皆是以《夏魯丹珠爾》為基礎編輯而成¹³³，共計有196冊。¹³⁴此寫本的繕寫僅用四個多月，是工期最短的丹珠爾寫本。¹³⁵雖然迴丹日悲熱智和布頓採用不同的編輯原則，但大致上都被接受，而最後仍以布頓的編輯方式為最終定調。¹³⁶

¹³¹ 布頓為丹珠爾的編者寫了一封在編輯時該注意的信，請詳見：Kurtis R. Schaeffer, “A Letter to the Editors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the Fourteenth-Century Tibet: The *Yig mkhan rnam la gdams pa* of Bu ston Rin chen grub,”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4, 2, 2004, pp. 265-281.

¹³² Kurtis R. Schaeffer and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2009, p. 56.

¹³³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頁4。

¹³⁴ 根據白館戒雲著，伴真一朗譯，〈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大藏經（カンギュル・テンギュル）開版の歴史概観——ナルタンを思い起こすメモディー〉，2010年，頁77-78，《夏魯丹珠爾》有124冊，但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年，頁68指出124冊為誤傳，實際上有196冊。

¹³⁵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年，頁71。

¹³⁶ 迴丹日悲熱智不認同《時輪金剛密續》（*Kalachakra Tantra*），也因此將其密續排除在甘珠爾與丹珠爾之外，但他認為《秘密藏密續》（*Guhyagarbha Tantra*）是真正的密續。布頓則完全相反，他偏愛時輪金剛密續而厭惡舊譯密續，也因此將《時輪金剛密續》納入《藏文大藏經》中，並剔除《秘密藏密續》等舊譯密續。E. Gene Smith, *Among*

丹珠爾由於版本較少，因此其系譜僅有二種：三版源自於已佚失的十七世紀中的《秦瓦達孜丹珠爾》（*phying ba stag rtse bstan 'gyur*, Chingbay Taktse Tanjur）系統¹³⁷，包括《北京丹珠爾》、《納塘丹珠爾》及《甘丹丹珠爾》，另外二版則屬於《德格丹珠爾》系統及其產物《卓尼丹珠爾》。¹³⁸《秦瓦達孜丹珠爾》¹³⁹是 1688 年第司¹⁴⁰桑結嘉措（1653-1705 年，*sde sris sangs rgyas rgya mtsho*, Sangye Gyatso）根據布頓經二次增訂的《夏魯丹珠爾》為底本，目前已佚失，而刻本《北京丹珠爾》與《納塘丹珠爾》皆以《秦瓦達孜丹珠爾》為底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Kurtis R. Schaeffer (ed),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p. 313, n. 556.

¹³⁷ 此丹珠爾也被稱為《瓊結丹珠爾》（*'phyong rgyas bstan 'gyur*），是由五世達賴喇嘛的偉大遠祖 Hor Rdo rje tshe brtan（生年不詳-1498 年）的命令下所準備，他曾為帕竹王朝札巴迥乃（*grags pa 'byung gnas*, 1414-1450 年，在位 1432-1445 年）效勞。此版丹珠爾共計 234 冊，並涵蓋布頓之後所翻譯的文本。E. Gene Smith, *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2001, p. 313, n. 553.

¹³⁸ 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393.

¹³⁹ 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 年，頁 69 稱此版本為《第司丹珠爾》，因為是由第司桑結嘉措主持。此丹珠爾是在搜集哲蚌、色拉、大昭寺、瓊結等地之寫本和布頓所譯論典編寫而成。雖然跋中說其著者為五世達賴喇嘛，但實際上應是桑結嘉措，因為此時五世達賴喇嘛已經圓寂，只是秘不發喪。

¹⁴⁰ 「第司」（*sde sris*）為職稱稱謂，也譯為第悉、第斯，義同第巴。根據《藏漢大辭典》為「地方行政官的音譯。舊時，在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代表法王管理政務主」。

本。此版本共計 224 冊，並比布頓的原始版本多了二百多件文本。¹⁴¹俗稱《金字丹珠爾》的《甘丹丹珠爾》應屬於 1724 年《北京丹珠爾》的產物。另一方面，《德格丹珠爾》是根據數個寫本編輯而成，其中大部分源自《夏魯丹珠爾》，卻保持著早期的傳統：雖然在數量上從 209 冊增加到 214 冊，但是卻比《北京丹珠爾》與《納塘丹珠爾》收錄更少經典。《卓尼丹珠爾》僅有 209 冊，並未收錄《德格丹珠爾》新增的部分。¹⁴²

由於四種刻本丹珠爾已有許多研究，故在此不多贅述，僅就《甘丹丹珠爾》做介紹。¹⁴³《甘丹丹珠爾》是現存唯一的寫本丹珠爾，是由 1728 至 1747 年統治西藏衛（dbus，義為中央）區的米旺¹⁴⁴頗羅鼐（mi dbang pho lha bsod nams, 1689-

¹⁴¹ 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 年，頁 69 及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 年，頁 73 二書皆指該版丹珠爾有 225 冊，比原本增加 780 件文本，共計 4,209 件文本。

¹⁴²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2016, p. 91, n. 55.

¹⁴³ 蘇南望傑，〈《藏文大藏經》探析〉，《西藏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2014 年，頁 93-96、扎呬，《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 年，頁 71-78 及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 年，頁 98-103 中皆有此四版丹珠爾刻印本的詳細介紹。

¹⁴⁴ 「米旺」（mi dbang）係尊稱，義為人王。《藏漢大辭典》解釋為「王公、人主、國王」。

1747 年) 委託製作, 也因此某些書籍¹⁴⁵稱之為《頗羅鼐丹珠爾》。¹⁴⁶《甘丹丹珠爾》於 1733-1741 年間寫造¹⁴⁷, 共 225 冊並收錄 3,971 件文本¹⁴⁸, 與同樣由頗羅鼐贊助的《納塘丹珠爾》的數量皆相同。¹⁴⁹此版丹珠爾總計花費 5,125 錢的黃金與 1,000 錢的銀子, 相當於 18,621 銀涼 (dngul srang, 銀錢的計算單位), 並獻給郡王剛過世的母親, 也為他自己及妻、子祈求長壽和證得佛果。¹⁵⁰《甘丹丹珠爾》分為三部: 讚頌部 (bstod tshogs, 1-64, 1 冊)、秘密疏部 (rgyud 'grel, 65-3,182, 87 冊) 及經疏部 (mdo 'grel, 3,183-3,970, 136 冊)。¹⁵¹西藏在「文革」(1966-1976 年) 期間, 由於甘丹寺遭到摧毀, 因此《甘丹丹珠爾》被收藏於北京的民族文化宮中, 直到 1988 年在十世班禪確吉堅贊 (chos kyi rgyal mtshan, 1938-1989 年) 的要求下才回到重建的甘丹寺中的丹

¹⁴⁵ 扎呬, 《藏文大藏經概論》, 2008 年, 頁 70-71 及布楚、尖仁色, 《琉璃明鏡: 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 2012 年, 頁 74。

¹⁴⁶ Peter Skilling, "A Brief Guide to the Golden Tanjur," 1991, p. 138.

¹⁴⁷ 扎呬, 《藏文大藏經概論》, 2008 年, 頁 70。

¹⁴⁸ 三宅伸一郎著, 陶芸靜譯, 〈關於甘丹寺收藏的金汁寫本《丹珠爾》〉, 《西藏民族大學學報》40, 3, 2019 年, 頁 69。

¹⁴⁹ 扎呬, 《藏文大藏經概論》, 2008 年, 頁 70。

¹⁵⁰ Peter Skilling, "A Brief Guide to the Golden Tanjur," 1991, p. 138.

¹⁵¹ 三宅伸一郎, 〈關於甘丹寺收藏的金汁寫本《丹珠爾》〉, 2019 年, 頁 69。關於《甘丹丹珠爾》的編目分類與細節在 Peter Skilling, "A Brief Guide to the Golden Tanjur," 1991, pp. 140-145 有探討。

珠爾神殿（*bstan ‘gyur hla khang*）中供奉。¹⁵²此版丹珠爾的影印版，由中國民族文化宮整理，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裝訂成100冊的圖書出版¹⁵³，可惜其品質堪憂，但所幸字跡尚屬清晰可辨，有利於研究使用。¹⁵⁴

丹珠爾無論是其存在版本數或學術研究量都不及甘珠爾，因為文本數量龐大且並非佛說部經典，因此資助者認為其功德不如甘珠爾。丹珠爾共有五種版本，其中四版為木刻版且有其相對應的甘珠爾（參見表一），而《甘丹丹珠爾》則是唯一的寫本。此版本是由頗羅鼐委託製作，故也稱為《頗羅鼐丹珠爾》。

六、《藏文大藏經》的研究現況與資源彙整

對學者而言，不同版本的甘珠爾被視為一系列能窺探西藏佛教歷史發展的視窗，而這些蘊藏深意的佛經得以被自由的使用。對於西藏人而言，佛經除了學術用途外，更具備助人解脫的功能，而一整套的甘珠爾更是重要的力量源泉。¹⁵⁵甘珠爾的版本研究深具意義，但在做文本校勘的同時，最好是基於歷史、社會與政治背景，才能掌握這些甘珠爾如何形成

¹⁵² 三宅伸一郎，〈關於甘丹寺收藏的金汁寫本《丹珠爾》〉，2019年，頁71-72。

¹⁵³ 三宅伸一郎，〈關於甘丹寺收藏的金汁寫本《丹珠爾》〉，2019年，頁69。

¹⁵⁴ Peter Skilling, “A Brief Guide to the Golden Tanjur,” 1991, p. 139.

¹⁵⁵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p. 84-85.

與被運用。甘珠爾的形成脫離不了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出資者常是為了取得名望、權力與領導權，更甚於其宗教與學術價值。因此，所有甘珠爾都是在有權勢的西藏（與漢地）領袖的命令下而成，而學術的準確性並非首要目標。這也能解釋為何甘珠爾在十四世紀形成後也正好是西藏歷史上最動盪的年代，因人們在取得世俗權力後更覬覦宗教的威望。¹⁵⁶

過往的甘珠爾研究受限於龐大的文本使得資料不易取得，但在不斷推出最新版目錄與資料庫的同時，縮微膠片和數位化也讓研究更加方便。¹⁵⁷可搜尋的線上學術資料庫包括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簡稱 **BDRC**）和 **Adarshah**，及大谷大學、維也納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等。若要針對敦煌藏文殘卷做研究，也可參考「國際敦煌項目網站」（**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供搜尋並下載敦煌殘卷。這些資料庫更計劃將不同語言的佛經以一個大目錄連結在一起，其中所涵蓋的語言包括：巴利文、梵文、中文、藏文和蒙文的佛經。這個大目錄將彼此連結不同的佛典語言，更能查詢所有現存的當代佛經翻譯（以英文為主）。隨著時代的進步，《藏文大藏經》收藏可能更大，甚至被納入一個全球的佛教大藏經（**global Buddhist canon**）中。¹⁵⁸在翻譯方面，「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致力於將《德格甘珠爾》

¹⁵⁶ Paul Harrison,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1994, p. 309.

¹⁵⁷ Helmut Tauscher, "Kanjur," 2015, pp. 109-110.

¹⁵⁸ Phillip Stanley,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2014, p. 405.

翻譯成英文¹⁵⁹，而「圓滿法藏」則將其翻譯成中文¹⁶⁰。「圓滿法藏」計畫原本是 2014 年欽哲基金會與法鼓山簽約，啟動「藏傳佛典漢譯暨翻譯人才培訓計畫」¹⁶¹，透過法鼓文理學院與法光佛學研究所共同翻譯佛典。此合作計畫在 2020 年結束¹⁶²，並於 2022 年下半年開始由欽哲基金會獨自培訓譯者與安排翻譯進度¹⁶³。

以下列出研究甘珠爾與丹珠爾的諸多網站：

¹⁵⁹ Helmut Tauscher, “Kanjur,” 2015, p. 110.

¹⁶⁰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與「圓滿法藏」皆由欽哲基金會負責，以期能完整保存佛陀的教言。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計畫在 2010 年於美國成立，目前已翻譯部分甘珠爾並出版約 30%，而丹珠爾則完成 10%。圓滿法藏成立於 2019 年，企圖翻譯全部缺乏漢譯本的甘珠爾與丹珠爾經典。雖然得益於網路的便利，但在沒有政府統籌的狀況下，要整合一個長期的翻譯計畫是需要克服許多問題。中上淳貴，〈チベット大藏經の現代語翻訳運動の潮流——「84000」と「円満法蔵・仏典漢訳」の事例をもと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70，2，2022 年，頁 147-151。

¹⁶¹ 宗薩欽哲 + 法鼓山漢譯藏傳佛典，<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39952>，2024/2/21。

¹⁶² 藏傳佛典漢譯與人才培育計畫，<https://www.dila-languagetranslationcenter.org/translations>，2024/2/21。

¹⁶³ 圓滿法藏·佛典漢譯，<https://www.ymfz.org/>，2024/2/21。關於圓滿法藏的最新發展，請參閱報導：欣慈，〈薪火相傳的佛典漢譯計畫〉，《慧炬雜誌》639，2023 年，頁 13-17。

表二、《藏文大藏經》研究網站¹⁶⁴

	網站	網址
1	BDRC	https://www.bdrc.io/
2	Adarshah	https://adarshah.org/zh/kangyur/
3	Sakya Research Center	https://sakyaresearch.org/blogs/20?l=tib
4	佛教藏經 目錄數位 資料庫	https://jinglu.cbeta.org/tibet.htm
5	哥倫比亞 大學	http://databases.aibs.columbia.edu/
6	大谷大學	https://web.otani.ac.jp/crj/twrpe/peking/
7	維也納大 學	http://www.rkts.org/
8	維吉尼亞 大學	https://www.thlib.org/encyclopedias/literary/canons/
9	國際敦煌 項目 (IDP)	https://idp.bl.uk/

¹⁶⁴ 網站 1-3 是連結到各版甘珠爾和丹珠爾的網站。網站 4-6 可搜尋關鍵字來找藏經的位置。網站 7 功能多元，可搜尋、連結等 BDRC、也可線上觀看。網站 8 有各版目錄。網站 9 可觀看和下載敦煌殘卷。網站 10-11 則介紹現在的《藏文大藏經》翻譯成中英文的計畫及目前翻譯成果。

10	圓滿法藏	https://www.ymfz.org/
11	八萬四千·佛典傳譯	https://84000.co/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藏文大藏經》的版本目錄是國際藏學研究的重要工具書，從 1950 年代開始，許多藏學家對版本目錄進行深入且系統性的研究，並發表許多學術論文。包括丹麥、荷蘭、捷克、德國、義大利、美國、法國及日本等地的學者，其中以日本尤為突出，進行系統的研究和編纂目錄、索引等工作。¹⁶⁵

下面整理出主要的甘珠爾目錄：

表三、甘珠爾目錄

1	《柏林寫本甘珠爾》	Hermann Beckh	1914
	<i>Verzeichnis der Tibetischen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i>		
2	《大谷甘珠爾》	大谷大學圖書館	1930
	《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西藏大藏經甘殊爾勘同目錄》（北京、納塘、德格）		
3	《東京甘珠爾》	齋藤光純	1977 年

¹⁶⁵ 東主才讓，〈藏文《大藏經》版本述略〉，2000 年，頁 85。

	〈河口慧海師将来東洋文庫所藏写本チベット大藏經調查備忘〉，《大正大学研究紀要 仏教学部・文学部》63，頁 406-305		
4	《烏爾嘎甘珠爾》	Geza Bethlenfalvy	1980
	<i>A Catalogue of the Urga Kanjur in the Prof. Raghuvira Collection</i>		
5	《麗江甘珠爾》 (也稱《理塘甘珠爾》)	Yoshiro Imaeda	1982/1984
	<i>Catalogue du Kanjur Tibetain de l'Edition de 'Jang sa-tham (2 vols)</i>		
6	《納塘甘珠爾》	Lokesh Chandra	1983
	<i>Catalogue of the Narthang Kanjur</i>		
7	《拉薩甘珠爾》	Lokesh Chandra	1983
	<i>Catalogue of the Lhasa Kanjur</i>		
8	《朵宮甘珠爾》	Tadeusz Skorupski	1985
	<i>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i>		
9	《德格甘珠爾》	宇井伯寿	1988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 ¹⁶⁶		

¹⁶⁶ 為了方便漢語使用者查詢，黃顯銘將德格版未漢譯的 4,057 部經文補齊，補充 512 部漢譯佛書，並查出其梵譯漢的譯者及其譯經時代。請參閱：黃顯銘編譯，隆蓮法師審查，《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浦札甘珠爾》	Helmut Eimer	1992
	<i>Location List for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Phug Brag Kanjur</i>		
11	《倫敦甘珠爾》 (也稱《協噶甘珠爾》)	Ulrich Pagel Sään Gaffney	1996
	<i>Location List to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Sel Dkar (London) Manuscript Bka' 'gyur</i>		
12	《納塘與拉薩甘珠爾》	Universität Bonn	1998
	<i>The Brief Catalogues to the Narthang and the Lhasa Kanjurs</i> ¹⁶⁷		
13	《早期慕斯塘》	Helmut Eimer	1999
	<i>The Early Mustang Catalogue</i>		
14	《岡德拉原始甘珠爾》	Helmut Tauscher	2008
	<i>Catalogue of the Gondhla Proto-Kanjur</i>		

¹⁶⁷ 雖然 Lokesh Chandra 在 1983 年已經出版《納塘甘珠爾》與《拉薩甘珠爾》的目錄，Helmut Eimer 仍然率領五位波恩大學（Bonn University）的同仁整理這套新的目錄。由於此二版甘珠爾相關性很高，因此彙整成一本目錄出版。Franz-Karl Ehrhard, “Book Reviews: The Brief Catalogues to the Narthang and the Lhasa Kanjur, and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Catalogue,” *Indo-Iranian Journal* 44, 2, 2001, p. 175.

15	《巴塘甘珠爾》	Helmut Eimer	2012
	<i>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i>		
16	《烏蘭巴托甘珠爾》	Jampa Samten Hiroaki Niisaku Kelsang Tahuwa	2015
	<i>Catalogue of the Ulan Bator Rgyal Rtse Them Spangs Ma Manuscript Kangyur</i>		
17	《雪伊甘珠爾》	Markus Viehbeck Bruno Lainé	2022
	<i>The Manuscript Kanjur from Shey Palace, Ladakh: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i>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中國大陸於 1986 年成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並在學者的提議下，決定整理並出版《藏文大藏經對勘本》。1987 年 5 月在成都成立大藏經對勘局，聘請十多位專家與藏族青年，展開第一次《藏文大藏經》對勘。雖然有學者提出沒有對勘的必要，但在進行逐字句仔細對勘後，發現有錯字、漏字、誤譯，甚至章節排版也不盡一致。¹⁶⁸

¹⁶⁸ 扎呷，《藏文大藏經概論》，2008 年，頁 148。

此外，甘珠爾與丹珠爾的各版本，由於年代與刻版主持人所屬教派不同等原因，收集文本的數量與編序也不一致，使每個版本都有各自的特點。由於甘珠爾版本眾多，一時難收齊，因此先從丹珠爾的四種版本¹⁶⁹開始。《德格丹珠爾》由於錯字少、字體優美、發行量大，因此被選為底本，而以《北京丹珠爾》、《納塘丹珠爾》和《卓尼丹珠爾》為參校本進行更正，對原文不做任何修改與按斷。對勘出各版本中不同譯法的闕文¹⁷⁰、衍文¹⁷¹、編序與詞句不同等時，均在對勘本後面的對勘註和對勘表中詳細列出。為確保對勘正確無誤，整個工作程序從對勘到最後出膠片間共經過 12 項 44 道程序。¹⁷²雖然四種版本有些微差異，但整體僅在某些文本上的增減，也有同一文本不同譯本和少量版本有獨有的文本。二十多年來經過一百多人的共同努力，丹珠爾對勘本全套連目錄共計 124 冊，已經完成並出版。

¹⁶⁹ 四種丹珠爾版本指《甘丹丹珠爾》以外的刻本丹珠爾：《德格丹珠爾》、《卓尼丹珠爾》、《北京丹珠爾》和《納塘丹珠爾》。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 年，頁 152。

¹⁷⁰ 「闕文」指文章、字句脫落的情形。完整定義詳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¹⁷¹ 「衍文」指古書裡輾轉抄寫訛誤多餘的字句。完整定義詳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

¹⁷² 詳細對勘工作程序，請參見：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 年，頁 152-154。

甘珠爾收集主要八種版本¹⁷³，並仍以錯字最少、編序井然的《德格甘珠爾》為底本，對勘和編校及出版工作已完成，連同目錄共計 108 冊。經過對勘和編輯，對勘本攝集各種版本的所有內容，並將闕、衍及編序混亂等不同之處，列在每個文本後的對勘註中。每個文本後的對勘表中列出各種版本之函部標記與頁數、篇數、卷數、行數與字數等。《藏文大藏經對勘本》體現諸版本各自的特點，為讀者與研究者提供方便，免除查閱多種版本。¹⁷⁴自 1993 年至 2008 年間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丹珠爾 124 冊、甘珠爾 108 部，收錄經典 4,570 部，包括顯、密、經、律的佛教原始經典，內容涉及哲學、邏輯、文學、語言、藝術、天文、曆算、醫藥和建築等大、小五明學科。¹⁷⁵

¹⁷³ 八種甘珠爾版本皆是刻本，包括《德格甘珠爾》、《永樂甘珠爾》、《麗江甘珠爾》、《北京甘珠爾》、《卓尼甘珠爾》、《納塘甘珠爾》、《拉薩甘珠爾》和《庫倫甘珠爾》。除此八種版本外，另外四種甘珠爾皆以《永樂甘珠爾》、《德格甘珠爾》和《拉薩甘珠爾》為底本而刊刻，故沒有列入對勘。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 年，頁 156。

¹⁷⁴ 布楚、尖仁色，《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2012 年，頁 151-159。關於《藏文大藏經對勘本》的八版甘珠爾及其對勘成果等發現，請參閱：劉勇、胡靜、劉驥，〈《甘珠爾》版本及其對勘成果要述〉，《中國藏學》69，2005 年，頁 80-88。

¹⁷⁵ 《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http://www.tibetology.ac.cn/2021-11/12/content_41706851.htm，2024/1/29。

《藏文大藏經》雖然是藏傳佛教的宗教文本，但其成因常是基於政治目的，而非純粹為宗教與學術價值。甘珠爾研究以前限於其文本繁多且取得不易而很難進行，但在學術資料庫成立，許多文本編輯目錄與數位化後資料取得已便利許多。翻譯計畫有將它翻譯成中文與英文，且皆由欽哲基金會出資與主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於 1986 年成立，編輯《藏文大藏經對勘本》，對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在資訊取得更容易的今日，《藏文大藏經》的研究也應更加蓬勃發展。

七、結論

《藏文大藏經》的研究無論在佛學或藏學研究中皆佔據重要的位置，因為它忠實的翻譯梵文等佛經，並且經過系統性的編輯與排版，最後形成各種不同時空的不同版本。在研究上，不僅可以彌補漢文大藏經的不足處，更能一窺印度佛教晚期的經典與密續，並以其嚴謹與統一的翻譯著稱。《藏文大藏經》分為甘珠爾與丹珠爾，前者泛指任何傳自於佛陀之口的經典與經典集，後者則指佛經註疏和論註的譯文，並有系統地排除來源不明的密續與伏藏。

西藏佛典翻譯始於藏文創立之初的七世紀中葉，而大部分甘珠爾的內容成型於九世紀至十四世紀間。九世紀初期，藏王赤德松贊開始由王室召集印、藏學者和譯師，對翻譯的來源和翻譯語詞進行統一規範，明定藏文譯語確立的程序與機制，並嚴格管制密續的翻譯。在此同時，三大目錄詳實記錄所有被校訂的舊翻譯與剛完成的新翻譯。佛典翻譯在黑暗期暫時中斷，直到古格普蘭王朝於西藏西部建立後，才在益

希沃和降曲沃的資助與新譯師仁欽桑布等的努力下逐漸恢復。在十四世紀初，由於西藏所收藏的佛典已達到一定的數量，集成的時機成熟，加上在蒙古統治下政治環境穩定，物資取得具備有利的條件，而促成甘珠爾與丹珠爾的成型。

《藏文大藏經》有四種系統：《蔡巴甘珠爾》、《廷邦瑪甘珠爾》、混合系統、地方或獨立系統。有學者認為二大系統的甘珠爾皆源自《舊納塘甘珠爾》，但也有學者認為只有《蔡巴甘珠爾》以其為文本原型，而《舊納塘甘珠爾》僅為概念原型。《蔡巴甘珠爾》大部分為刻本甘珠爾，而《廷邦瑪甘珠爾》則全部是寫本甘珠爾。混合系統雖然在對勘上被視為受「污染」的版本，但卻也產生如《德格甘珠爾》等校勘品質優良的版本。獨立系統由於收藏本較特殊，為近期《藏文大藏經》的研究重點。《北京甘珠爾》系統始於明朝的永樂皇帝 1410 年的版本，有明、清朝四位皇帝為施主，共計有七種刻本與二種寫本甘珠爾。甘珠爾的歷史可能在近期被大幅修正。首先，新的甘珠爾持續被發現，而某些如《浦札甘珠爾》或《慕斯塘甘珠爾》並不屬於二大系統，而可能屬於新的未知系統。第二，藏文敦煌殘本顯示從八世紀至十一世紀並非如想像中一致，而是受到不同版本的污染。這也使得甘珠爾的歷史更加複雜和撲朔迷離。¹⁷⁶

相較於版本繁多的甘珠爾，丹珠爾僅有五種版本，但收藏的典籍涵蓋了哲學、文學、藝術、語言、邏輯、天文、曆算、醫學、工藝與建築等領域。布頓在丹珠爾的編輯出了許

¹⁷⁶ Paul Harri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1996, p. 83.

多力，編輯《夏魯丹珠爾》並編寫其目錄《丹珠爾目錄如意寶鬘》，而此版是目前所有丹珠爾傳本的基礎。丹珠爾的系譜僅有二種：三版源自於已佚失的十七世紀中的《秦瓦達孜丹珠爾》系統，包括《北京丹珠爾》、《納塘丹珠爾》及《甘丹丹珠爾》，另外二版則屬於《德格丹珠爾》系統及其產物《卓尼丹珠爾》。《甘丹丹珠爾》是現存唯一的寫本丹珠爾，是由頗羅鼐委託製作。

《藏文大藏經》研究受到科技進步的助益，使以往難以取得的版本陸續彙整於網路資料庫與版本目錄中，更方便取得與分析。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完成整理並出版《藏文大藏經對勘本》，共收集八版甘珠爾與四版丹珠爾，並分別出版 108 冊與 124 冊。在文本對勘時，可將各甘珠爾文本跟其敦煌寫本進行差異研究，不僅可以窺見藏文文字改革¹⁷⁷前後文本的差異，也可以發掘更完整的文句差異和演變關係。¹⁷⁸未來研究的方向，可針對敦煌的《藏文大藏經》殘卷或敦煌藏文文本作整理，這將對藏文文獻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幫助。若要做比較

¹⁷⁷ 關於藏文文字改革的細節，請參考註 43 和 44。

¹⁷⁸ 甘珠爾文本與敦煌寫本進行研究分析的案例，可參閱：林純瑜，《藏文本《維摩詰經》傳衍考析》，台北：藏典出版社，2019 年。其中第三章是針對各文本與敦煌寫本殘卷 Pelliot tibétain 610、Pelliot tibétain 611 進行比較分析，很值得參考。另外一個例子是《解深密經》，可參閱：John Powers, “The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Samdhinirmocanasūtra and Bka’ gyur Research,”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7, 3/4, 1993, pp. 198-224。他針對各文本與 IOL Tib J 194、IOL Tib J 638 進行分析，發現敦煌寫本殘卷翻譯較短，而且拼音不統一。

研究，也可將《藏文大藏經》與漢文大藏經做比較，可以了解二種大藏經在哪些方面可以進行互補，甚至進行互相翻譯來補足彼此缺少的經文。雖然在國際間《藏文大藏經》研究已趨於成熟，但目前華語學術界的貢獻仍然有限，也期盼此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參考文獻

中日文文獻

1. 三宅伸一郎著，陶芸靜譯，2019，〈關於甘丹寺收藏的金汁寫本《丹珠爾》〉，《西藏民族大學學報》40，3，頁 69-75、156。
2. 大谷大学図書館，1930，《大谷大學圖書館藏西藏大藏經甘殊爾勘同目錄》，京都：大谷大学図書館。
3. 中上淳貴，2022，〈チベット大藏經の現代語翻訳運動の潮流——「84000」と「円満法蔵・仏典漢訳」の事例をもと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70，2，頁 147-151。
4. 今枝由郎著，耿升譯，1989，〈麗江版的藏文《甘珠爾》〉，《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第五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頁 277-291。
5. 孔令偉，2013，〈《楞嚴咒》與《大白傘蓋陀羅尼經》在乾隆《大藏全咒》中的交會——兼論乾嘉漢學之風的「虜學」背景〉，《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640-650。
6. 扎呷，2008，《藏文大藏經概論》，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7. 王堯，2012，《王堯藏學文集 5——藏漢文化雙向交流·藏傳佛教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8. 布楚、尖仁色，2012，《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及對勘出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9. 白館戒雲著，伴真一朗譯，2008，〈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大藏經（カンギユル・テンギユル）開版の歴史概観——ナルタンを思い起こすメロディー〉，《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27，頁 39-116。
10. 矢崎正見，1971，〈チベット大藏經開版の経緯について〉，《立正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研究紀要》15，頁 57-64。
11. 交巴草，2022，〈文獻與文學：元代藏文大藏經《廣法莊嚴日光目錄》的編纂方法及文獻價值〉，《世界文學研究》10，1，頁 78-85。
12. 宇井伯寿著，藍吉富譯，1988，《德格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新北：華宇出版社。
13. 寺本婉雅，1922，〈西藏文大佛頂首楞嚴經に就て〉，《仏教研究》3，3，頁 73-77。
14. 羽田野伯猷，1987，《チベット・インド学集成 第二卷チベット篇II》，京都：法蔵館。
15. 西沢史仁，2017，〈吐蕃王朝大藏經編纂事業考(1)：『二卷本訳語釈』と『翻訳名義大集』〉，《Acta Tibetica et Buddhica》10，頁 83-141。
16. 西藏博物館編，2003，《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17. 呂澂，1933，〈西藏佛學之文獻〉，《西藏佛學原論》，上海：商務印書館，頁 34-56。
18. 沈衛榮、侯浩然，2016，《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教研究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 辛鳴靜志，2014，〈論《甘珠爾》的系統及其對藏譯佛經文獻學研究的重要性〉，《中國藏學》114，頁 31-37。
20. 侃本，2008，《漢藏佛經翻譯比較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1. 周潤年，2010，〈藏文《大藏經》的特色及其價值〉，《蒙藏季刊》19，4，頁 80-93。
22. 東主才讓，2000，〈藏文《大藏經》版本述略〉，《青海民族研究》11，2，頁 82-85。
23. 林純瑜（未發表），〈藏文大藏經漢、藏傳承述異〉。
24. 林純瑜，2019，《藏文本《維摩詰經》傳衍考析》，台北：藏典出版社。
25. 欣慈，2023，〈薪火相傳的佛典漢譯計畫〉，《慧炬雜誌》639，頁 13-17。
26. 原田覺，1983，〈チベット大藏經〉，《東洋學術研究》22，2，頁 97-112。
27. 齋藤光純，1977，〈河口慧海師将来東洋文庫所蔵写本チベット大藏經調査備忘〉，《大正大学研究紀要 仏教学部・文学部》63，頁 406-305。

28. 黃顯銘編譯，隆蓮法師審查，1993，《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29. 劉勇、胡靜、劉驤，2005，〈《甘珠爾》版本及其對勘成果要述〉，《中國藏學》69，頁 80-88。
30. 劉國威，2013，〈乾隆年間所造藏文泥金寫本《御製甘珠爾》之特色〉，《故宮文物月刊》367，頁 68-77。
31. 橋本凝胤，1979，〈簡介西藏大藏經〉，《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77—西藏佛教教義論集—西藏佛教專集之三》，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頁 167-172。
32. 關德棟，1979，〈西藏的典籍〉，《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77—西藏佛教教義論集—西藏佛教專集之三》，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頁 199-226。
33. 蘇南望傑，2014，〈《藏文大藏經》探析〉，《西藏宗教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蒙藏委員會，頁 75-116。

西文文獻

1. Almogi, Orna. 2021. "The Old sNar thang Tibetan Buddhist Canon Revisit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Bus pa blo gsal's *bsTan 'gyur* Catalogue."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58, pp. 165-207.
2. Beckh, Hermann. 1914. *Verzeichnis der Tibetischen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 Berlin: Behrend.

3. Bethlenfalvy, Geza. 1980. *A Catalogue of the Urga Kanjur in the Prof. Raghuvira Collection*.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4. Ch'en, Kenneth K. S. 陳觀勝. 1946. "The Tibetan Tripitak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9, 2, pp. 53-62.
5. Chandra, Lokesh. 1983. *Catalogue of the Lhasa Kanjur*.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6. Chandra, Lokesh. 1983. *Catalogue of the Narthang Kanjur*.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7. Csoma de Körös, Alexander. 1984. *Sanskrit-Tibetan-English Vocabulary: Being an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ahāvvyutpatt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8. Csoma de Körös, Alexander. 1984. *Tibetan Studies: Being a Reprint of the Articles contributed to the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and Asiatic researches Collected works of 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9. Csoma de Körös, Alexander. 1984.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0. Ehrhard, Franz-Karl. 2001. "Book Reviews: The Brief Catalogues to the Narthang and the Lhasa Kanjur, and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Catalogue," *Indo-Iranian Journal* 44, 2, pp. 174-179.

11. Eimer, Helmut, and Hamm, Frank-Richard. 1983. *Rab tu 'byun ba'i gzi: die Tibetische übersetzung des Pravrajyavastu im Vinaya der Mulasarvastivadin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2. Eimer, Helmut. 1988. "A Note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betan Kanjur."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2, 1/2, pp. 64-72.
13. Eimer, Helmut. 1992. *Location List for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Phug Brag Kanjur: Compiled from the Microfiche Edition and Jampa Samten's Descriptive Catalogue*.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4. Eimer, Helmut. 1997. "A Source for the First Narthang Kanjur: Two Early Sa skya pa Catalogues of the Tantras."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y 1995*.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 11-78.
15. Eimer, Helmut. 1999. *The Early Mustang Catalogue*.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6. Eimer, Helmut. 2002. "Kanjur and Tanjur Studies: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Tasks." In *The Many Canons of Tibetan Buddhism,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 Helmut Eimer and David Germano (eds). Leiden: Brill, pp. 1-12.
17. Eimer, Helmut. 2007. "The Tibetan Kanjur Printed in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36, pp. 35-60.
 18. Eimer, Helmut. 2012. *A Catalogue of the Kanjur Fragment from Bathang Kept in the Newark Museum*.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19. Eimer, Helmut. 2016. "Observations Made in the Study of Tibetan Xylographs." In *Tibetan Printing: Comparison,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Hildegard Diemberger, Franz-Karl Ehrhard and Peter Kornicki (eds). Leiden: Brill, pp. 451-468.
 20. Feer, Léon. 1881. "Analyse du Kandjour, recueil des livres sacrés du Tibet." In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II*. Lyon: Imprimerie Pitrat aîné, pp. 131-577.
 21. Feer, Léon. 1883. "Fragments extraits du Kandjour." In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V*. Lyon: Imprimerie Pitrat aîné.
 22. Gyatso, Janet. 1993. "The Logic of Legitimation in the Tibetan Treasure Tradition." *History of Religions* 33, 2, pp. 97-134.
 23. Halkias, Georgios T. 2004. "Tibetan Buddhism Registered: A Catalogue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of 'Phang Thang." *The Eastern Buddhist* 36, 1/2, pp. 46-105.

24. Harrison, Paul. 1992. *Druma-kinnara-rāja-paripṛcchā-sūtra: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Tibetan Text*.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25. Harrison, Paul. 1994. “In Search of the Source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A Reconnaissance Report.”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ume 1*.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pp. 295-317.
26. Harrison, Paul. 1996.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 José I. Cabezón and Roger R. Jackson (eds). Ithac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pp. 70-94.
27. Herrmann-Pfandt, Adelheid. 2002. “The Lhan Kar ma a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Many Canons of Tibetan Buddhism,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Leiden 2000*. Helmut Eimer and David Germano (eds). Leiden: Brill, pp. 129-149.
28. Herrmann-Pfandt, Adelheid. 2009. “A First Schedul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Old Narthang - Bu ston’s *Chos kyi rnam grangs dkar chag*.” In *Pasadikadanam: Festschrift für Bhikkhu Pasadika*.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pp. 243-261.

29. Imaeda, Yoshiro 今枝由郎. 1977. “Mise au point concernant les édition chinoises du Kanjur et du Tanjur tibétains.” In *Essais sur l’art du Tibet*.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pp. 23-51.
30. Imaeda, Yoshiro 今枝由郎. 1982/1984. *Catalogue du Kanjur Tibetain de l’Edition de ‘Jang sa-tham (2 vols)*.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31. Imaeda, Yoshiro 今枝由郎. 1981. “Note sur le Kanjur de Derge.” 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Vol 1*, Michel Strickmann (ed).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pp. 227-236.
32. Ishihama, Yumiko 石浜裕美子, and Fukuda, Yoichi 福田洋一 (eds). 1989. *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hāvvyutpatti: Sanskrit-Tibetan-Mongolian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Tokyo: The Toyo Bunko.
33. Ishikawa, Mie 石川美惠 (ed). 1990.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 An Old and Basic Commentary on the Mahāvvyutpatti*. Tokyo: The Toyo Bunko.
34. Kapstein, Matthew T. 2024. “The Tibetan Book in China.” In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Early Printed Books Vol II*, Matthew T. Kapstein (e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57-176.

35. Lainé Bruno. 2009.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Western Tibet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anonical Collections." *JlATS* 5, pp. 1-29.
36. Li, Channa 李嬋娜. 2021. "A Survey of Tibetan Sūtra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s Recorded in Early Tibetan Catalogues."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60, pp. 174-219.
37. Maas, Paul. 1958. *Textual Criticism*, Barbara Flower (tra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8. Members of Staff, Indo-Tibetan Section of the Indologisches Seminar, Universität Bonn. 1998. *The Brief Catalogues to the Narthang and the Lhasa Kanjurs*,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39. Miyake, Shin'ichiro 三宅伸一郎. 1996. "On the Date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the Golden Manuscript Tenjur in Ganden Monastery." 《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13, pp. 13-16.
40. Nourse, Benjamin J. 2014. *Canons in Context: A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41. Pagel, Ulrich and Gaffney, Sään. 1996. *Location List to the Texts in the Microfiche Edition of the 'Sel Dkar (London) Manuscript Bka' 'gyur*. London: British Library.
42. Powers, John. 1993. "The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Samdhinirmocanasūtra and Bka' 'gyur Research."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7, 3/4, pp. 198-224.

43. Rhaldi, Sherab. 2002. “Ye-Shes-sDe: Tibetan Scholar and Saint.” *Bulletin of Tibetology* 38, 1, pp 20-36.
44. Roerich, George N. 1949. *The Blue Annals (Part One)*. Calcutta: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45. Ruegg, David S. 1966. *The Life of Bu ston Rin po che: with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Bu ston rNam thar*.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46. Samten, Jampa, Niisaku, Hiroaki 新作博明 and Tahuwa, Kelsang. 2012. *Catalogue of the Ulan Bator Rgyal Rtse Them Spangs Ma Manuscript Kangyur*. Tokyo: Sankibo Press.
47. Samten, Jampa. 1987. “Notes on the Lithang Edition of the Tibetan bKa’- ‘gyur,” Jeremy Russell (trans). *The Tibet Journal* 12, 3, pp. 17-40.
48. Samten, Jampa. 1987. “Origins of the Tibetan Can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shal-pa Kanjur (1347-1349).” In *Buddhism and Science*.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p. 763-781.
49. Samten, Jampa. 1994. “Notes on the bKa’-‘gyur of O-rgyan-gling, the Family Temple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1683-1706).” In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ume 1*.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pp. 393-402.

50. Schaeffer, Kurtis R. 2004. "A Letter to the Editors of the Buddhist Canon in the Fourteenth-Century Tibet: The *Yig mkhan rnams la gdams pa* of Bu ston Rin chen grub."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4, 2, pp. 265-281.
51. Schaeffer, Kurtis R. 2009. *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2. Schaeffer, Kurtis R. and van der Kuijp, Leonard W. J. 2009. *An Early Tibetan Survey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stan pa rgyas pa rgyan gyi nyi 'od of Bcom Ldan ral gr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3. Schaeffer, Kurtis R., Kapstein, Matthew T. and Tuttle, Gray (eds). 2013. *Sources of Tibetan Trad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4.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2002. "Enacting Words. A Diplo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erial Decre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gra sbyor bam po gñis pa Traditi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5, 1-2, pp. 263-340.
55. Shastri, Lobsang. 2007.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t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32, 2, pp. 23-47.
56. Silk, Jonathan A. 2019. "Chinese Sūtras in Tibetan Translation."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 University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8*. Seishi Karashima 辛嶋靜志 and Noriyuki Kūdo 工藤順之 (ed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pp. 227-246.
57. Skilling, Peter. 1991. "A Brief Guide to the Golden Tanjur."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79, 2, pp. 138-146.
58. Skilling, Peter. 1997. "From bKa' bstan bcos to bKa' 'gyur and bsTan 'gyur." In *Transmission of the Tibetan Canon, Papers Presented at a Panel of the 7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Graz 1995*. 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p. 87-111.
59. Skilling, Peter. 2009. "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 (Transcript)." In *Buddhist Literary Heritage Projec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lex Trisoglio (ed). Seattle: Khyentse Foundation, pp. 23-29.
60. Skorupski, Tadeusz. 1985. *A Catalogue of the Stog Palace Kanjur*.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61. Smith, E. Gene. 2001. *Among Tibetan Tex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he Himalayan Plateau*. Kurtis R. Schaeffer (ed). Somerville: Wisdom Publications.
62. von Staël-Holstein, Alexander. 1936. "The Emperor Ch'ien-Lung and the Larger Śūraṃgamasūt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1, pp. 136-146.

63. Stanley, Phillip. 2014.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In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East and Inner Asian Buddhism*.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pp. 383-407.
64. Tauscher, Helmut. 2008. *Catalogue of the Gondhla Proto-Kanjur*. Vienna: Universität Wien.
65. Tauscher, Helmut. 2015. "Kanjur." In *Brill'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vol. 1: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Leiden: Brill, pp. 103-111.
66. Tauscher, Helmut. 2015. "Manuscript En Route." In *Cultural Flows across the Western Himalaya*. Vienn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pp. 365-392.
67. Tauscher, Helmut. 2024. "Tibetan Manuscript Kanjurs." In *Tibetan Manuscripts and Early Printed Books Vol II*, Matthew T. Kapstein (e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7-33.
68. Tauscher, Helmut and Lainé, Bruno. 2015. "The 'Early Mustang Kanjur' and its Descendents." In *Tibet in Dialogue with its Neighbours: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Tibet, 8th to 15th Century*.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 pp. 463-481.
69. Tucci, Giuseppe. 1949. "Tibetan Notes. 1. The Tibetan Tripitak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 3/4, pp. 477-496.
70. Viehbeck, Markus, and Lainé, Bruno. 2022. *The Manuscript Kanjur from Shey Palace, Ladakh: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 Vienna: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71. Viehbeck, Markus. 2020. “From Sūtra Collections to Kanjurs: Tracing a Network of Buddhist Canonical Literature across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Himalayas.”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54, pp. 241-260.
72. Vogel, Claus. 1965. *Vāgbhaṭa's Aṣṭāṅgahṛdayasaṃhitā: The First Five Chapters of Its Tibetan Version*. Weisbaden: Steiner.
73. Vostrikov, A. I. 1971. *Tibetan Historical Literature*, Harish Chandra Gupta (tran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ress.
74. West, Martin L. 1973.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Technique: Applicable to Greek and Latin Texts*. Wiesbaden: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75. 谷有量，2023， “Rnying ma’i rgyud ‘bum, an Ancient Tibetan Buddhist Canon”， 《正觀》 104， 頁 5-38。

網路資源

1. 《中華大藏經》（藏文）對勘本，
http://www.tibetology.ac.cn/2021-11/12/content_41706851.htm， 2024/1/29。
2. Halkias, Georgios T.， The Goodman Lectures 25: Notes on the Earliest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 Khyentse Foundation
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Nad12Ji2w>，
2024/2/24。

3. Viehbeck, Markus , Off the Mainstream: Tracing a Network of Sūtra Collections across the Himalayas | SOAS Youtube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nxZIYrnJQ&t=637s> , 2024/1/29 。
4. 宗薩欽哲 + 法鼓山漢譯藏傳佛典 ,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339952> , 2024/2/21 。
5.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 2024/1/29 。
6. 圓滿法藏•佛典漢譯 , <https://www.ymfz.org/> , 2024/2/21 。
7. 藏傳佛典漢譯與人才培育計畫 , 2024/2/21 。

**Tibetan Buddhist Canon: Its History, Genealogy,
and Research Resources**

James Ku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of Tibetan Buddhist Canon, comprised of Kanjur and Tanjur, has reached maturity in Western academia, while research in Asia, particularly with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s still in its nascent stages.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offers abundant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textual criticism,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sources. Since the 1980s, prominent scholars such as Helmut Eimer, Paul Harrison, Peter Skilling, and Helmut Tauscher have established foundational methodologies for Kanjur and Tanjur studies. In Asia, countries like Japan, China and Taiwan have relatively few researchers dedicated to this field. Despite China's numerous distinguished Tibetologists, respected institutions like the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a collated edition of the Kanjur and Tanjur, research on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still significantly trails behind Western scholarship.

This paper examines four dimensions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1)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anjurs, 2) the genealogy relationship between Kanjurs editions, 3) the history and genealogy of the Tanjurs, and 4)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contains a wealth of texts that not only supplement gap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but also preserve scriptures and tantras from late Indian Mahayana Buddhism. Furthermore, whether one's focus is on textual criticism, translation studies, or doctrinal analysis,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is essential. Although the study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has reached sophistication internationally, research within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ies remains limited, and 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this scholarly gap.

Keywords: Tibetan Buddhist Canon, Kanjur, Tanjur, genealogy, Tibetology